

10000

建加平國學館



莫非師也齋文錄

是州市圖書館

平陽縣志本傳

宋衡原名存禮改名恕後改名衡字平子號六齋生時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萬全鄉鮑陽人父賓家邑廩生喜宋五子書以公方信鄉里邑有公善無不與衡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八歲在塾瑞安孫鏘鳴過其家奇之妻以女九歲能爲古今體文談論經史卽每與宋元人立異年十四見王陽明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爲是之說十六爲邑諸生是時瑞安孫衣言鏘鳴兄弟方以陳傅良葉適之學誘勉後起衡旣從受其學而衣言子詒讓治訓詁學絕精兼通佛典其同邑金晦治顏元顧炎武之學陳黻宸治鄭樵章學誠之學陳虬治蘇軾陳亮之學虬兄國楨治易象數兼禪學皆與講問大義多所啓發而超悟詣極往往不爲古人所蔽光緒丙戌年二十五丁父憂遂僑寓瑞安爲游學計

明年從外舅鏘鳴於上海龍門書院又明年於金陵鍾山書院皆襄閱課卷庚寅游湖北謁兩廣總督張之洞說以變法不聽登黃鶴樓賦詩見志是冬出使俄德奧和欽差大臣許景澄奏辟爲隨員病不果行壬辰游京師謁大學士李鴻章一見咨賞以限於資格委充水師學堂漢文總教習乙未在上海襄閱求志書院課卷辛丑在杭州任求是書院漢文總教習壬寅禮部侍郎朱祖謀以經濟特科薦丁母憂不赴癸未游日本覘風土諮學術越歲乃還己巳應山東巡撫楊士驤聘任總務處議員兼文案宣統元年歸里明年卒年四十有九衡自移家瑞安輒頻年浪迹江海自楚浙燕齊外以居申江爲最久交游名士徧海內益博覽四部籍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包涵兼綜自成一家之學大旨以顏習齋爲能接孔門卜夏氏之傳黃梨洲爲能接言游氏孟輿氏之傳世苟以

黃說爲體顏說爲用則大同可幾豈但小康哉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者以此遂本其意箸爲書曰高議有申周學重孔問篇明今所謂漢唐宋學非周以前之學孔子廟問項橐以譏今士之失問謂學亡於秦問亡於漢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去階級蓋無政府主義其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琴爲尤激子道婦道篇闢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每與人言輒撻世怒遂火其稿別爲卑議四篇六十四章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二篇三十九章擬方自序謂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命之曰卑意固謂有政本之改革爲大同之政見在也生平痛詆洛閩之學爲陽儒陰法以爲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尙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尙阻其所抱之學說政見大概如此是時漢學多趨枝末春秋公羊學方盛

行衡譏切之曰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不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不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風氣既成華士趨名乃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且以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論議則又莫不影響疏舛苛刻躁妄陰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儔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又云春秋文簡師說絕異三家以外尙有鄒夾公羊述義亦有未安時賢既欲盡黜諸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家獨尊一傳則其流弊又成狹陋矣凡此諸說皆爲平實衡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歌詩靜穆多似宋人所箸又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闢中原人荒議各若干卷在燕著津談十六篇是歲中日失和師徒大潰因箸籌邊三策在齊輯條陳政要爲山

左陳言錄若干卷其女昭又裒其詩文爲六齋有韻文集無韻文集各若干卷衡無子以三弟子佩璫爲嗣蚤卒女一卽昭衡卒時以遺箸付焉

三

理

家

家

家

家

莫非師也齋文錄



平陽

宋



子

籀廬居士行年六十生日壽詩有序



自樓船下益青蓋多留江表伍齊民漸與山越通婚嫁分徙諸州
矣其居吾州者明以前未有聞至皇代始有著禮記集解之敬軒
先生及表章永嘉先哲遺書之遜學先生止菴先生兄弟籀廬居
士則遜學先生之子而止菴先生之猶子也明百代精儒墨所著
周官正義墨子閒詁蓋集斯二學最後之大成者於是温州孫氏
乃以文章聞海內外矣初遜學先生以侍講出知府累遷至布政
使皆在江淮間故居士少客江淮瀨久當是時大學士曾公國藩
以勳爵鎮金陵雅好文學甫息兵則設書局羅海內名流賦校刊
之祿士多歸之遜學先生夙負重望復出曾門其同聲相應如歐

陽蘇氏故士之願識曾公者皆兼識先生居士弱齡馳斐然譽故士之願識遜學先生者皆願兼識居士居士因得廣識海內名流當是時海內治詩者有陳先生奭治禮者有黃先生以周治春秋者有戴先生望治數術者有李先生善蘭治政治者有馮先生桂芬郭先生嵩燾治詞章者有梅先生曾亮王先生闔運張先生裕釗吳先生汝綸博治百氏者有俞先生樾張先生文虎汪先生士鐸譚先生延獻諸先生大抵於居士爲父執行年長遠甚其中一二爲夷行然年亦皆長於居士諸先生意氣皆不可一世或不讀唐以後書或惓惓於宋明季之文獻或兼嗜內典或銳欲輸入西洋政法其學派亦不甚同源然多折節與居士爲忘年交其一二未得識者往往自憾也已而遜學先生以太僕卿謝病居士隨歸大抵浙東西諸州溫最僻左尤甚於是居士遂與海內名流疏隔

事親之暇著書矮屋日相過從族姻鄰舊烟簑雨笠共話漁樵莫
知其爲天下士者十餘年而遜學先生終又數年而止菴先生亦
終而居士亦忽忽逾五十矣居士旣歸僻左鬱鬱後英夢想德輝
其自遠方入浙西者每登吳山以遙望甌駱慨然顧與朋儕曰生
平憾事則未見雁蕩與孫籀廬耳雁蕩者吾州名山奇峯百十二
飛瀑妙天下晉宋以來所謂天台雁蕩是也奇渥温氏之肆虐也
九域爲墟河岱文明慘被掃盡江表一線危微極矣而北條氏能
以三島挫其鋒直至德川不失獨立存古籍厚遺民學業追漢唐
官制比三代及明治立憲教育規模益闋遠故士之稍涉周秦諸
子者何啻數千萬倍今禹域然其學者殊珍重墨子閒詁蓋居士
所著之周官正義未流彼中故墨詁獨稱焉居士少舉於鄉不第
未曾試吏諸公貴人希識其面然亦往往聞之故尙書潘公祖蔭

翁公同龢咸負時望若欲致諸門而不得光緒戊戌今上將采三代漢唐及日本西洋之法以拯民塗炭將相翁公而大徵海內名流將悉使參政於是湘撫侍郎陳公寶箴最負時望表薦譚嗣同劉光第等若干人陳公未識居士一日見墨子閒話遽列薦海內名流識與未識舉欣欣然拭目以待觀汾上之十二策矣俄而上有疾執政大捕黨人翁公陳公皆免錮悉罷諸徵士其已入都奉職建白赫赫者棄柴市其居士幸未入都亦會遇大學士李鴻章故江督尙書劉公坤一以湘淮勳宿之重力諫鈞連故得不及於難庚子後同年生江督尙書陶公模獨抗疏請立憲將又薦起居士而愠於羣小一夕大嘔血卒陶公旣卒則尙書張公伯熙最負時望屢招居士入都居士以張公雖有汲黯鄭莊風而其權尙不得比于昔之主爵內史固辭之張公乃請浙撫侍郎聶公緝渠強

起居士總理溫處兩州學務俄而張公愠於羣小鬱鬱遽逝而居士父執中望最重年最高之俞先生樾亦告終於吳下則居士年六十矣是時江督尙書端公方以貴下賤士多歸之特科之開也曾薦居士以應居士不赴然聞端公時告浙吏令敬居士云學部之設也尙書榮公慶侍郎嚴公修等奏授居士二等諮議官然居士竟不入都初侍郎盛公宣懷請居士代述周禮政要將上御覽成而驚其陳義太高不敢卽上鄉人遽槩之書肆爭傳刊齊撫侍郎楊公士驤見而深好之別特命諸學校用爲教科書於是青兗間始復知有周官之學焉居士少壯時常思乘長風破巨浪先東至扶桑訪吳太伯周靈王秦扶蘇之裔尋徐市之墓閱蓋次公之譜牒遂橫絕太平洋登新世界瞻華盛頓之鑄像折北渡白令海峽西徑萬里沙漠循中亞細亞以入歐羅巴縱目希臘羅馬之故

都治通西洋古今文字以與其哲學家上下議論復由地中海紅
海轉至印度治通梵文搜釋迦遺跡然後具舟載同志及耕夫織
婦百工向東南極天無際之重洋覓無主之荒島謀生聚教訓造
新世界以施行周官之制墨子之學說然以先世業薄雖曾爲司
稅司刑大吏矯然不鬻獄漁農商遺貲不逾中人己又不肯曲學
阿權要乞餘富厚以治遠遊裝故志竟不能達萬一耳且六十時
艱益相逼稍稍衰倦矣然猶以本州教育爲己任素持先訓薄己
厚人私用儉矣乃損益之以補助學校費然卒亦頗掣手貲居恆
太息曰使我有數萬金歲入則温州教育其可普及也跡其抗懷
經國篤踐兼愛荃蕙芬芳不口於化其庶能志周公之志行墨子
之行者與蓋非徒天性蕭散以治難讀爲勝樂而已昔董江都位
大夫承顧問然猶感賦不遇今居士之不遇于董生何如哉雖然

士以得行所學爲遇苟不得行所學則大夫與居士何別且爲今
之大夫誠不若爲居士俞先生樾曩謂衡曰天之不遇籀廩抑天
之欲成周官正義墨子閒詁與衡對曰夫籀廩殆非今世人遇哉
夫宇文氏遐矣蘇綽熊安生之遇不可期矣夫最幸則亦終如翁
陳二公耳豈若臥閒雲老荒江成斯二書以惠後王也先生然之
居士有子八人皆尙幼學今年六十族姻鄰舊爲壽生日衡阻濟
陰奉觴闕焉悵然登台是時仲秋歷山木葉微脫明湖始浪默念
生平粗解百氏居士之賜蓋十六七敬寓詩二章爲壽詩曰
江淮回首少年場北望中原志豈荒結客平生餘墓草幾人猶解
惜靈光

輔國將軍誰賜印太和尊夏事茫茫聊喜故山堪采藥更看諸子
漸成章

介石先生行年五十生日壽詩有序

瑞安之爲縣也在吾溫屬縣中爲最近府治府治則永嘉也蓋瑞
比於永則野之沃穀種之良工業之精商賈之豪富山川之明秀
祠寺園林之壯麗四時遊觀之繁華飲食之佳且備珠玉錦繡
之照耀尋常男女言容之都雅皆弗如遠甚而獨以文學勝自頃
孫太僕學士黃部郎通政諸先生相繼名天下天下譚文學者必
數瑞孫黃爾來羣賢接武益盛而陳介石先生最近崛起衡尤幸
得悉其生平焉蓋先生弱冠卽意氣不可一世當是時同縣許先
生啓疇金先生晦樂清陳先生國楨虬兄弟皆高峻少獎許然皆
折節與先生爲忘年交引共結社講學所謂求志社也當是時孫
太僕歸田提倡鄉哲薛鄭陳葉之學設詒善祠塾以館英少其後
瑞人才所出苟非詒善祠塾則必求志社求志社聞天下當是時

孫學士掌教府中山縣玉尺諸書院憎抑嘉道後所謂墨調而愛
賞胎息三史及周秦諸子之文每得先生課作輒嘆曰文壇飛將
文壇飛將不置則必以壓諸卷當是時詒善祠塾中英少獨同縣
林上舍慶衍文學庶幾足伯仲先生先生既鄉舉則負笈受業者
益多於是仁和葉茂才瀚錢塘楊太史文瑩諸暨趙茂才祖德先
後千里走書幣延主講席若學報席先生初講於杭也學者驚其
博通皆以爲足亞復堂先生當是時復堂先生雖老病矣然尙在
復堂先生者及見魏默深而師友龔璉人孝拱父子能陳非常之
義之東南泰斗仁和譚大令獻也然先生雖負物望日以重乎而
比其成進士得以主事需次戶部也則光緒癸卯而行年四十餘
矣然甫成進士管學大臣吏部尙書長沙張公百熙卽延主京師
大學史科講席已又引入編書局及戶部計學館當是時張公望

重天下書侍以上莫與倫雖不得政權然門外勝流車常塞巷然與先生非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又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以此益多張公乙巳浙人擬設浙公學於京師投票公舉總理當是時自故樞相仁和王文勤公聲不列舉外雖書侍皆列舉然卒得最多數者黃學士紹箕次則先生皆籍溫之瑞溫浙人之素所鄙也當是時聲價蓋一躍千丈云丙午黃學士出提鄂學先生以次任浙公學監督而廣督尙書西林岑公春煊忽奏調襄治學務卑書厚幣堅促入廣岑公者所謂三開府之一也其望蓋與故湘撫陳公寶箴故廣督陶公模等當是時大臣望重天下者書侍則張公爲最督撫則岑公爲最然岑公亦非與先生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亦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以此益多岑公然比先生至則岑公已拜移督雲貴之命見而遽別是年京部大

改制增爲十一減一書二侍置左右丞參議尙書得辟丞參以下於是張公得郵傳部尙書將以丞參位先生則招先生還京未成行而公遽卒岑公移督四川中途以前樞相善化瞿公鴻機之引奉召入京改授郵書將參樞矣當是時御史中有所謂三靈者廉直震天下瞿岑二公爲表裏謀激清將奏解黨錮設民選議院天下欣然拭目庶幾更政俄而岑公仍出督廣中途與瞿公俱免而趙御史啓霖以妄彈親貴削職所謂楊翠喜案之結果也於是先生遂以兩廣方言學監督淹留嶺外矣戊申春全浙師範學始設同縣孫部郎詒讓山陰湯京卿壽潛杭防貴協領林皆力薦先生爲監督而浙東八府亦公舉先生會有間之於浙撫者先生不果來大抵丙午後部郎之負物望者往往得越級奏補或且由主事轉瞬丞參若外省美差缺先生乃寂寂勝流不平之然比於丙午

前之需次主事則得差已爲甚美且今大學士壽州孫公家鼎學部尙書長白榮公慶皆先生舉主亦豈竟忘先生哉廣州雖亦一大都會然水土殊劣四時蚊不停噬炎風起則戶懼天行人語不可曉作食拙於五味之調居室隔絕日光先生亦豈甘久作虞仲翔而不登高望中原耶周公攝政吐握禮賢行招先生還京矣先生百行無疵孝弟尤篤然其太封公琳山公太封母林太恭人亦皆夙以好行仁義著於鄉者也兄弟三人先生其仲伯號燃石叔號醉石亦皆温温君子也昔伯年未三十而卒先生乃至幾不欲生猶子字孟聰博通亞先生先生愛逾己子孟聰亦敬事仲父甚女兄弟六人嫁後合門衣食住之費其全仰給於先生者四氏其雖非全仰給而亦待先生補助者二氏舅氏二人皆以合門衣食住之費全仰給於先生然衡聞先生之於舅氏及諸女兄弟也其

密給之數乃過於琳山公顯給之數云其他姻友門生補助之無定者則指不勝屈也科舉時代士之得入學而爲廩增附生者號曰衿其得舉貢以上者號曰紳紳衿之利專在魚肉非紳非衿者而已魚肉之法固大有別而勒借爲最普通雖號賢者往往不免故天下紳戶恆有負債務數千金乃至數萬數十萬而主人不稍失其天君泰然之度者徒以握有彼債權者不敢索償之隱柄也先生自鄉舉至成進士鄉之弱而擁厚貲者固亦爭相親近或至乞附葭莩然先生獨未嘗倚一爲外府偶有勒借先生可敬乃最在是矣是時廩增附同爲生員而廩生有認挨保押權往往挾功令以索文武童賄重或人數百金憶吾溫之爲廩生而不索賄於文武童而爲衡所親覩者則吾平有生君而瑞有項明經仲芳及先生耳溫新娶婦縱姻友七晝夜戲謔量足撫乳至無禮平時觀

燈若劇沿良家門若廟廊閱評女貌甚或故以油燭汚其衣裳雖號賢者往往不免先生獨自少不染此習元明後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始有權於支那全社會而纏足之慘俗始烈先生早箸論痛砭之今瑞城有五女學而上中流社會之女概解足纏先生與有力焉先生律己甚嚴而容接道廣有太邱之遺風故雖以衡之欲恆戰勝理怯弛無節行而亦錄其粗解辭章然每見先生雖嚴寒未嘗不汗流浹背故雖願爲弟子也久而以負疚萬端懼玷門籍至今不敢也先生初室蔡恭人舉一男繼室薛恭人舉三男一女樂清余太史朝紳者盛年得館職以性恥媚世遽歸不出蕭然閉戶娛文史天下高之先生亦異之以女許室其子焉今年先生行年五十矣姻友門生將共祝其生日壽言競進衡積承拯護感刻肺肝且誠服至極非獨感惠敢亦獻詩爲壽卽以壽太封公太

封母而自序之如此於是琳山公年八十五林太恭人年七十五
矣既見先生科第仕宦之成而膝下又有內外孫男女數十人晝
夜環侍之樂蓋里中父老諸母莫不望若神仙焉詩曰

教爲政之母此理吾所疑政爲教之本此語吾所持弊政苟未除
善教安所施先生起甌駱九州稱大師北鐸幽燕市南帷瘴海湄
中更講吳越積使形神疲劉子玄鄭漁仲尋墜緒黃黎洲章實齋

證新知近引法英德遠徵姚姒姬豈計效如何但矢志不移先生
似曉徵猶子有獻之學提百氏要識破千齡迷日本學者某氏有

周末諸子三宗六期之分其說頗新奇可喜海內通人多述之先
生猶子孟聰茂才獨嘗著論痛正其似是而非陳義高圓得未曾
有其時年甫逾冠衡見其論而大驚由是以師友之間待之堂上

雙白髮扶杖相唱隨含飴弄曾孫視履如壯時五世得親睹此樂

人間希此樂人間希孔子孟當羨之

理
如
不
知
公
似

跋莫非師也齋文錄後

橫陽宋平子先生歿於宣統己酉其後人爲刊六齋無韻文集
蓋尙非全帙吾友陳子牧菴欲取先生文謀爲增訂並其叔祖
介石公及樂清陳蟄廬孝廉遺文合編之曰東甌三先生集嗣
以先生未刻文所爲孫公籀廩及介石公生日壽詩序二首先
載於甌風雜誌牧菴妹夫林君慶雲復卽以此文刻之單行顏
曰莫非師也齋文錄茲抱竊謂吾鄉儒林往時惟籀廩公治經
子之學介石公治文史之學風聲所樹足以沾漑來葉而先生
爲二公生日序嚴符史筆信洽輿評非特文詞雅贍已也且以
有詩而作序尤爲歸熙甫諸人無詩贈序者不同展誦之餘輒
仿杭世駿跋汪中哀鹽船文之意聊誌數語以申景仰云中
華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瑞安後學宋慈抱記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Handwritten annotations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On the left, the characters "理" (Li) and "如" (Ru) are written. In the middle, the character "不" (Bu) is written. To the right, the characters "公" (Gong) and "報" (Bao) are written. A circular stamp or mark is visible between the characters "不" and "公".

方國珍寇温始末

温州府圖書館藏

大國

下家

器

設

末

溫州府 國 公 館

序

余少卽聞吾鄉葉箕林先生箸有方國珍亂郡考而未見其書厥後葉生鍊羣從余游以鈔本見示鍊羣先生族孫也余修平陽縣志嘗再假閱之今吾友黃子溯初來徵是書余復索諸鍊羣久而得之乃別一鈔本題曰方國珍亂郡始末余謂是書體倣紀事本末自名始末爲宜而亂郡之名亦有可商者温州元時名路不名郡明清以來改名爲府今稱爲郡名實不應且國珍據有慶元台溫三路今通稱曰郡亦不知其爲何路傳曰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國珍先據台慶後及温州應名寇溫爲宜遂改訂其名爲寇溫始末此本輾轉傳鈔誤字極多且原書徵引亦間有譌誤之處因取元明兩史及諸州縣志與他書之涉及方事者逐加校攷其間彼此互譌者不一而足乃爲悉心是正遂將原書遺者補之誤

者訂之閱二十日而稿成竊謂是書雖寥寥數葉而於當時政治之窳敗禍亂之萌生一一可求其故而足爲後人鑒戒至於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當此民彝泯亂之日皆能致命遂志而不汨於俗此尤見秉彝之常在反經之有由而世之不終於亂也且是書足正史志之誤者有三焉元史謂納麟以宣敕募台州民夾擊國珍今攷其所列之名有籍温州者鄞縣志通謂瀕海大姓其詞甚當而元史專屬之台州民誤矣一也甯台府縣志皆謂方寇據溫在至正十五年而溫志謂爲十八年今證以他書溫志不誤則甯台諸志皆誤矣二也平陽周宗道爲元守土方寇軋之謂敗迨被執後其下始款明以逐方溫鄞諸志及他書多可攷而明史謂宗道先款明而後爲方所敗如是則宗道始終奉元之節不見而且與方寇之反覆元明間幾無以異矣納款先後一言之誤所關匪細

此有不可不辨者三也先生枕肱經史博極羣書余生先生後百
餘年於其書未能盡讀今訂是書惟於所據有可攷見者注其出
處其未見者亦悉爲標出以待後人補注焉至於先生原文有所
移易竄改者非敢逞臆專輒惟求紀事翔實成爲信史而已先生
有知其必首肯之而不以爲僭歟民國十有八年十一月邑後學
劉紹寬謹序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black bord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成

心

心

心

心

理

凡例

一是書悉就葉先生原作爲之增訂其略有移改者必注明其移改之由冀免專輒之咎

一是書紀方寇而兼及閩括山寇及兵變者以山海寇盜相應和既有山寇而又有禦寇者之兵變禍亂相因必須連紀不能略也

一周嗣德以元行省之命攝平陽州事爲討山寇而出後乃見阨於方寇詳序原委可以見聚衆平陽之說之爲誤此尤先生作是書之微旨故爲表而出之

一序方寇於寇溫外兼及其他事者皆關其熾滅之由非是則皆削不書

一自修史者墨守事增文簡之說於史材務求彙括峻功刪節轉

有文義隱晦事實遺漏之失茲於先生原書其刪改舊文隱括不漏者悉仍之間有不如原文之詳明者則仍酌量補入而於文下注一修字其原本所無而續增者則注一增字以示別於原文不使混淆

一史事年月日時最有關係往往因其事年月失載以致先後互譌失其情實者是編於年月有攷者皆爲補入

一元代官名如達魯花赤等多用蒙古語諸志或譯其義而改其名殊爲失當至於閩帥僉憲之類驟閱幾不知何官如此等類悉攷其原官之名爲之訂正至蒙古人名亦不妄加刪節以免貽誤

一方寇跳梁本不難於撲滅而元政不綱實有縱使蔓延之處茲於諸書詳序亂原者悉爲補入

一方寇鴟張時士大夫靡然從風有樂爲用者其間忠臣孝子義士節婦獨能以一死全其大節洵爲疾風勁草茲於諸志所紀及溫州事者悉補錄之

理河
家
國
公
館

方國珍寇温始末

平陽葉嘉楡篋林原著

後學劉紹寬次翹增訂

元順帝至正八年戊子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入海為亂據

史順帝紀泰不華傳修按泰傳云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讎逼遂入海明史方國珍傳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

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聚眾數千人劫運艘梗糧道黃巖縣志敘

方國珍始末云為兄國馨國璋弟國瑛國珉皆以販鹽為業國珍與蔡亂頭以爭牢盆相仇州不與直已而亂頭嘯聚海上剽

掠漕運再殺使者勢張甚行督懸格捕之國珍鳩眾欲擒蔡蔡懼自投於官總管焦鼎納蔡賂薄其罪國珍恚曰蔡能為盜我

顧不能耶適以逋祖遣巡檢往捕之國珍格殺巡檢遂入海象山縣志引新元史同甯波府志謂殺田主起事鄞縣象山兩志

皆不從甯波府志又云州縣無以塞責妄械齊民以為國珍黨由是海上益駭亡之國珍所者旬日得數千人宋濂撰神道碑

云公諱國珍避廟諱更名真因字谷貞今按明史太祖紀父世珍所云避廟諱以此太祖字國瑞國珍嫌如兄弟故又改國為

谷

十一月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

國珍將遁官兵自潰珍反感之執只班迫使上招降狀授定海

尉不赴勢益橫據順帝紀秦不華傳明史方國珍傳宋濂方神道碑修按原本詔捕以下繫九年茲據順帝紀

泰不華傳訂

九年己丑詔禮部尚書泰不華察實以聞得狀上招捕策不聽據

不華傳

十年庚寅六月國珍復入海焚掠沿海州郡按泰不華傳十年十月

云六月未知所據然考黃岩志有十一月率水軍千艘泊松門港之語則入海非始十二月明矣閩浙檄調萬

戶府達魯花赤哈喇不花温州路達魯花赤帖木列思以海舟

會剿據温州府志惟所云閩浙檄調不言何官殊略達魯花赤原作監軍監郡今正其官名後倣此不悉出

十二月二十八日晨寇船突至温州外沙入鎮海門至竹馬坊

焚劫變起倉猝官兵皆竄温州路總管左答納失里與僚屬俱

立馬拱北門內良久有海運千戶吳世顯千戶黑的兒挾弓矢

馳至急啓關世顯躍馬先出斬一寇門側左亦發矢連斃數賊

賊懼登舟左守乃急治城郭繕甲兵爲守禦計賊遂不敢近城

其寇瑞安者知州杜和亦率民格戰卻之據温州府志寇警及名宦傳修按原本左

守治城繕甲繫次年國珍出口下今移此情事較合即下所謂城中有備也永嘉有朱童子逸其

名居瀕江當寇猝至時母投江死童子哭母亦投江死據永嘉縣志孝

友傳增

十一年辛卯正月三日賊知城中有備退舟出港據温州樂清縣志又鄞縣志云

城中守備嚴乃掠城外而去是月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總兵至慶元

討國珍按原本據泰不華傳作二月今據順帝紀改

三月浙東副元帥董搏霄統舟師至温與賊遇兵驚懼皆赴水

死賊奪舟數百搏霄僅以身免由是賊勢愈熾據温州府志甯波府志樂清志

鄞縣志增原本不載者蓋以元史董搏霄傳無其文歟然考搏霄傳是年除濟甯縣總管其前官固浙東宣慰副使與志文正

合也史特略之耳

李羅以泰不華諭知賊情遷浙東道都元帥分兵

温州夾擊之未幾賊至泰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李羅前

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進兵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閩洋賦夜

率勁卒縱火鼓噪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據泰不華傳按原本此下有賊奪舟數百勢愈熾乃誤

移併董搏霄之事於此今刪李羅被執脅使上請歸誠

七月命大司農達識帖睦爾及江浙行省參政樊執敬浙東廉

訪使董守慤同招諭至黃巖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舍

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止之即檄泰不

華親至海濱散其徒眾拘其海舟兵器據元順帝紀泰不華傳修原本國珍兄弟上有

冬字因温州府志有至冬乃招安語今據泰不華傳刪正授國珍萬戶及其兄弟官爵有差

按原本作千戶今據鄞縣志所引嘉靖志正

十二年壬辰春汝穎兵起朝廷征徐州

按原本作丞相脫脫請親征徐州考順帝紀脫脫請親征

徐州在是年七月此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疑其及己

復劫黨入海時泰不華為台州路達魯花赤發兵扼黃巖之澄

江遣義士王黃巖志大用往諭降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

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復遣所親陳仲達往來議降泰

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

前議覺其心異無降意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

船復斫死二人俄賊羣至欲抱泰不華過船泰不華起奪賊刀

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據明史方傳泰不華傳修又按

都帥泰不華延應孫籌議方略甚器重之

五月命江南行臺御史納麟給宣敕與瀕海民陳子由楊恕卿

趙士正戴甲等令共集民丁夾攻國珍翌年子由與温州樂清

蒲岐民趙綱家皆為賊所屠據順帝紀鄞縣志樂清志增修紀

清蒲岐人見不繫舟漁集趙氏書塾記知紀所載非盡台州民
鄞縣志云瀕海大姓趙士正陳子游楊恕卿戴甲皆傾家募士
為國收捕不專稱台州人是也今從改樂清志人物傳云趙綱
居蒲岐至正十三年與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賊
屠其家明史方傳云國珍之初作亂也元出空名宣敕數十道
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所司邀重賄不即與有一家
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
民慕為盜從國珍者益眾鄞志亦云趙士正諸家子姓多殲於
盜而不沾元一命今按陳子游當即子由士正與綱名字相應
似若一人陳高趙氏書塾記言士正於至正甲午由蒲岐始遷
壺山之下則是十三年被賊十四年遷居情事正合惟
是記不言其家屬被戕則綱與士正不敢臆定為一人

十月賊艘二百餘入瑞安飛雲江上泊永安市下彌海口殺掠

二十九日乃退據瑞安志增志原文云國珍率弟國璋按國璋乃兄非弟也其名有誤今刪

十三年癸巳春山寇焚劫平陽坊郭及諸村落所至成燼據平陽縣志增

是時山海奸民連結負販私鹽者多與方寇出入按此未知所據然考明史

方傳世以販鹽浮海為業甯波府志亦有溪山嘯聚之徒荷戈來從授以州縣佐者甚眾之語則此販私連結語必有所本

閩栝寇李師吳第五平仲集第作梯吳成七張希伯鄭長脚翁金瑞等

各據地爲亂以閩括溫三處界地爲巢穴

據平陽縣志修

三月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江南行臺左答納失里招諭國

珍行省都事劉基諫弗聽十月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

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懷疑不受命

據元順帝紀明

劉基傳修原本謂遣盜殺使者黃巖志云時邑人潘省元伯修挺身說降答納失里奏其功國珍之黨使盜待諸隘而殺之甯波府志敘於方據台州後云台人潘省中元進士也爲國珍所劫屢以大義折之國珍不從其黨郭仁木譖之乃使盜殺諸隘一事異聞而皆非使者與不受命無涉也此誤牽合 是月山寇焚劫平陽松山分水嶺

直抵州治東平翼千戶所達魯花赤帖木時鎮温州路與永嘉

尉王楚山從萬戶晁恭廉來平守禦恭廉遇賊先遁帖木楚山

血戰死之平陽官吏俱降

據平陽縣志修

先是海運千戶吳世顯以功

陞至副元帥駐温州政乖其方任用非人浙東帥府同知周應

奎子嗣德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言變在旦夕請豫爲計不

聽據温州府志平仲集周嗣德墓誌修考劉基傳以言方氏兄
聽弟首亂宜誅事被責篇管紹興正在此時故有贈宗道詩子
去愼所適我亦行歸藏之語是時世顯調温州路兵守松山至州攝州事卜

顏頗嚴毅有戍卒悍於市卜顏械以警衆韓虎兒等遂謀作亂

推千戶所吏陳安國爲首衆欲殺卜顏安國止之遂於十二月

十六日帥衆至郡逐同知王中都馬不及馳入世顯宅殺顯時

浙東僉都元帥按原作僉憲王武在温州分司署青田義士蔣子錫

領義兵數百與賊戰於署前敗死賊遂入署昇武出徇於路數

日脫去王中都馬乞哀捨之安國遣黨分守十門給帖稅戶借

辦軍需據温州府志寇警修

十四年甲午春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按温州府志作都元帥平仲集周公墓志作浙東道

宣慰使與浙江通志職官表合通志宣慰使都元帥無恩甯普

名考宣慰使有軍旅事則兼都元帥納麟哈刺爲都元帥而通

志亦無之自是闕恩甯普來討山寇按温州府志討叛蓋本討

略耳今參取之

討兵變
矣誤

抵栝聞兵變遂留不進韓虎兒等懼官兵且至謀大掠

棄城泛海安國不可處州所都目李君祥乘小舟抵拱北門呼

曰元帥在栝聞城爲山寇所陷遣吾覘之今樓櫓如故乃知誤

傳耳爲吾啓關吾卽入如關勿啓吾亦自回矣安國卽命開關

延於華蓋峯飲至暮君祥屏人潛以閹檄示安國署爲温州府

判官因撫其背曰汝亟誅同黨此男兒轉禍爲福之秋也安國

驚喜夜領心腹兵馳至來福門時虎兒已寢給起殺之遂殺十

門守卒函首送栝參謀胡琛令史俞溥蔡守仁以舟至永嘉縣

達魯花赤的里翰給安國同舟往見遂被擒及分捕餘黨二百

餘皆梟以狗恩甯普至磔安國於市

據温州府志寇警修

時平陽知州乏

按此句
新增

恩甯普求得本邑人周嗣德命攝行州事而左丞帖

里帖木兒至自台以嗣德豫言世顯事驗器之倚以討賊安民

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據平陽乾隆志云弟誠德擢同知非是

時事今刪又按平仲集周墓志攝州事繫至正乙未而文云浙東道宣慰使恩甯普求可屬任者考恩於十四年四月即陞參

政而此云宣慰使必在未陞以前事乾隆志載陳高增學田記亦有至正十四年冬周以行省之命攝守州事等語是恩委攝

在四月前省命乃在是冬銘併入次年敘之耳

四月恩甯普以功陞參政據順帝紀朝命納麟哈刺為浙東都元帥

開府慶元按鄞縣志繫此於十二年而以嘉靖志繫十四年為誤今此本亦繫是年考前此都元帥為恩甯普恩陞

缺乃授納麟嘉靖志不誤原本必有所據今仍之考元史百官志宣慰司分道有軍旅事則兼都元帥府慶元本有浙東道宣

慰使司此開府即其地原本元帥時國珍擁船仍據海道阻絕上無都字浙東字今據鄞縣志增

糧運詔以江浙行省參政阿兒溫沙陞本省右丞與恩甯普皆

總兵討國珍據元順帝紀既而兩軍皆敗此句未

九月國珍執浙東元帥也忒迷失黃巖達魯花赤宋伯顏知州

趙宜浩遂據台州按此為方寇據地之始故

據順帝紀鄞縣志增修

十五年乙未春國珍奄至慶元納麟不能禦開門納之按此為方

之始據鄞縣志增又按鄞志國珍入城獨慈谿令陳文昭不附

執欲沈之於海已乃囚於岱山永嘉志人物云陳麟字文昭置

岱山後朝廷起戶部主事尋改瑞

安州知州度不能行以疾辭歸

嗣德是歲戮寇李師翁金瑞及他酋數十諭降張仲卿據平仲

墓銘上功行省陞浙東道元帥總制平陽瑞安據平仲集周公

增德除拜諸官不見順帝紀者以行省承制為之考順帝紀十五

十六年丙申正月周嗣德擊走別寇葛兆獲酋金龍十據平仲集

周墓銘增三月方國珍復降以為海道運糧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總管

兼防衛海盜事據順帝紀修原本據温州府志繫十四年考鄞

誤今

是歲樂清縣達魯花赤燕帖木兒討賊不克舉邑騷動温州路

總管陳志學以民力捍城饑死者枕籍城下令發廩及私帑計

丁僱役民趨如市不日城塹成據温州府志增按原本國珍攻張士誠繫是年誤詳見十七年

下

十七年丁酉寇葛兆又來襲嗣德覆之獲酋吳天雷遂命弟誠德

分兵擊下瑞安諸砦進兵會括分院兵按分院當為樞密分院元順帝紀十六年三月

立行樞密院於杭州命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兼知院事省院等官並聽調遣凡招降討逆許以便宜行事此括分院或其臨時

所設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吳悌五遁之福甯括分院

上誠德功授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據平仲集周公墓誌增按原文以功聞於

康里丞相考康里脫脫為浙江行省左丞相在仁宗朝此丞相即達識帖木爾乃康里子故蒙稱康里也

八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海道運糧萬戶如故順帝

紀時張士誠據平江朝命國珍攻士誠七戰七捷會士誠降元

乃罷兵士誠亦與國珍結為婚姻兩境之民稍息據明史方傳

原本繫攻士誠事於十六年鄞志繫於十八年考順帝紀是年八月授國珍行省參政方傳云尋晉行省參政俾以兵攻士誠

是確在此時明史張士誠傳士誠既得平江遣士德破杭州完者還救復敗歸明年乃擒士德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書俾降

元考陷平江破杭州據元順帝紀皆在十六年其明年則十七年也順帝紀張士誠請降詔以為太尉正在十七年八月在命

國珍為參政之後方傳所云士誠降乃罷兵情事正合自是張方結姻故此後朝廷歲徵糧士誠皆方為海運迨二十三年九

月士誠復為吳王元徵糧不復與士誠傳所云賜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歲輸糧十一萬石順帝紀在十九年二十年方傳亦

有歲歲治舟為張士誠輸粟十一萬京師語何容有十八年方攻士誠之事是原本與鄞志所繫皆誤也鄞志於方張結姻亦

繫十八年而謂秘閣元龜政要繫丙申為誤考政要原文云士誠屢為明軍所敗懼國珍乘隙托結姻據士誠傳明屢敗士誠

正在十七年政要繫早一年鄞志繫遲一年皆誤又此原本云詔多其功命以節鉞開府慶元兼領温州台慶三郡據温州府志

國珍於十八年始據温州何有十六年即詔領温州台慶三郡之事便誤今刪

是歲國珍將李德孫鄞縣志寇温時温城守兵出戰多捷戍將

驕不為備遂為所襲破據温州府志鄞縣志修鄞志繫在十五年誤辨見下

十八年戊戌國珍以兄子明善為省都鎮撫分駐温州屯兵千佛

寺據温州府志按原本云國珍以國璋國珉居台留國瑛自副居慶元鄞縣志引明太祖實祿珉瑛名互易時温之

珉岡有王子清者不附方氏被執磔之柵溪劉公寬者新添縣

尹公源之弟八字據永嘉縣志積禦盜功官至都事憤子清死

因團結清通鄉兵夜率襲千佛寺明善間道脫走築天甯寺為

砦以居國璋及明善弟文舉繼至亦築淨居寺為砦據温州府志鄞縣志

修按鄞志繫此事於十五年而以温州府志繫十八年為誤考東甌金石志載方明善重修温州路譙樓記云至正十八年公

以行省都鎮撫來鎮正與温州府志合又陳高不繫舟漁集忠敬堂記云天台賈侯至正戊戌從軍來温陪柵溪守安固入橫

陽皆躬擐甲胄云云其云戊戌來温正在此歲其陪柵溪即指劉公寬事是為國珍十八年據温之確證元百官志行省屬官

有都鎮撫惟國珍於十七年八月為行省參政故得以弟為省都鎮撫來守温也温志不誤時元史江淮海

運道梗燕京大饑朝廷徵張士誠輸粟國珍歲歲治舟為元漕

士誠粟十餘萬石於京師至是進官至行省左丞加太尉封衢

國公以節鉞開治慶元

據温州府志明史方傳鄞縣志修按順帝紀是年五月以國珍為浙江行省左

丞兼海道運糧萬戶而方傳作左丞相分省慶元者考順帝紀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在二十五年為江浙行省

左丞相在二十六年傳特終言之非是時事故此仍從元紀作左丞且分省云者乃淮南行省分設於慶元也故此仍從鄞志

作開治原本有加左丞相進平章語考進平章在十九年亦非此時事又據方傳文封衢國公在左丞相下似非此時事然新

象山志據新元史行省丞相表國珍除左丞加太尉正在此年百官志太尉為三公正一品國公封爵亦正一品此加封當是

同時鄞志諒並以賂賄通權貴宣敕封贈如意可得遂陞明善不誤從之

為浙省參政文舉陞行省樞密院同簽據温州府志修於是公寬勢益

蹙明善部下陳珙舊與公寬善固使珙圖寬一夕酣飲密令劉

僕金興殺之取其首以獻其妻侯氏自經死二子皆自殺明善

以興叛主不忠斬以殉據鄞縣志引敬止錄及永嘉縣志列女傳增明善在千佛寺

被襲後罪門者周士行魏忠囚將斬之士行弟士威詣獄吏請

曰吾兄弟皆孤藉外祖母夏以存今夏年八十六非兄弟養吾

無能焉願以身化獄吏憐而易之士威遂遇害忠將被刑子保趨刑所以身蔽父曰是夕守門者保也伸頸受刃父得釋縣役胡義事公寬兄公源明善捕劉黨亦被執子野廬挺身出曰事劉君者我也執父奚為遂斬野廬而釋其父野廬時年二十一

據永嘉縣志

瑞安周樂父晟通經能文方氏拘晟置海舟上樂

隨往事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沈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幸留

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元史孝友傳又

有永嘉丞達海及鄉進士趙惟恆皆不與方氏國珍並沈之於

江

據鄞縣志增按原本是年繫以周嗣德遣弟誠德敗閩枯賊於香山又敗之徐洋擒吳悌五降張希伯等語考此誤據平

陽乾隆志周誠德傳蓋未考平仲集周嗣德墓誌銘及誠德墓表也香山徐洋兩役皆敗方明善與山寇無涉且未必在此歲

乾隆志之張希伯疑即平仲集周公墓誌之張仲卿降在十五年吳悌五乾隆志別作吳成七疑即瑞安志山寇之吳成大或

即平仲集之吳邦大亦戮在十五年若吳悌五之獲平仲集不敘年分而最在諸賊之後乾隆志乃敘在十四年皆誤今悉刪

之

十九年己亥三月國珍以温台慶元獻之於明遣其子關為質明

祖卻其質時明已取婺州

據太祖紀方傳修原本謂已取婺括二郡按括下在是年十一月此時未

也取十月元授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順帝紀明亦遣授行省平

章國珍以疾辭明太祖紀

周嗣德遣弟誠德擊走閩括寇吳悌五尋引兵蹙之象原購得

悌五併三恢酋鄭子敬送於閩省誅之是歲經略使普顏不花

李國鳳在閩遣從事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嗣德行樞密

院判官平陽山寇至是悉平嗣德以是益修內治

據平仲集兩周墓誌表順

帝紀參增按陳高不繫舟漁集送曾子白員外序十八年朝廷命省臺重臣經略江南曾君為從事官明年君以褒賞功績之

命來温之平陽是知為十九年事

二十年庚子夏京師旱嗣德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

紹賜龍衣御酒按此事見平仲集嗣德墓志而順帝紀不載蓋時亂掌故缺軼多矣後倣此授嗣德

行樞密院判官誠德温州路總管府判官紹德同知平陽州事

時方明善以樞密院判官制温嗣德不為下據平仲集增有鄭子敬

天真天民者以策干嗣德弗用遂嗾明善併平陽據温州府志修明善

屢以舟師來軋嗣德屢卻之自以一州抗國珍三郡非萬全計

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父老不可乃遣弟明德往謁國珍被

留不遣據平仲集周公墓誌修按不繫舟漁集附錄揭法陳子

解兩家之難當在是時但不能定其年耳大抵嗣德於十九年前皆攘山寇二十年後皆攘方寇原本是年據平陽乾隆誌周

誠德傳擒賊首鄭長脚等境內乃安按鄭長脚疑即鄭子敬前以平仲集嗣德墓志及不繫舟漁集送曾子白敘考之當在前

一年故茲從刪

二十一年辛丑夏嗣德遣都事張居錫漕貢京師進同簽行樞密

院事降分院印誠德浙東道宣慰司使副僉都元帥明善舟人

在直沽者欲奪分院印不克

據平仲集周公墓誌增

二十二年壬寅春明善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嗣德屢挫其

鋒

按誠德墓表明善屢以舟師來侵公敗之香山又敗之徐洋考香山蓋即瑞安寶香山今名嶼頭徐洋其旁近地即此所謂屢挫其鋒也

又復使人斷其碇纜乃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

興童持詔來勞嗣德乃遣從詔使入貢謝恩

按不繫舟魚集有送興童都事還京

詩表言國珍侵軼乞注代詔讓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誠德行樞密院判官國珍被詔

大怒

以上據平仲集嗣德墓誌增

二十三年癸卯春國珍悉發台慶温兵以擣平陽瑞安相持六閱

月乃以厚利啗嗣德帳下林淳林子中為內應九月平陽陷誠

德敗奔徑口十八日林淳執嗣德越十二日林子中亦執誠德

俱送明善所誠德慢罵明善

按誠德墓表述其辭云賊奴賊奴爾諸父行劫海上朝廷貸爾死又

昇爾節鉞恩莫大焉爾等不思報效而分據郡縣真大憨也我奈何下爾且張士誠在吳爾不知為國剷除之顧日夜加兵於我我受天子命守二州奈何而下爾也 遂遇害劔其皮焉至死罵不絕口紹德

縊石而沈諸海州判張君錫亦被執沈死其子端躍入水抱父

屍俱死送嗣德國珍國珍終不敢加害據平仲集嗣德墓誌平陽乾隆志列女孝友傳

修按鄞縣志云嗣德囚於鄞平仲集墓誌云越三年王師取慶元公與國珍例遣赴南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

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卒考大臣行邊謂信國公湯和也和傳云倭寇上海帝謂和強為一行乃度地浙西

東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此籌海圖編所謂歲為邊患湯和

京事

明善入平陽姿淫虐月餘周氏舊卒童環以父順命起義兵按

整童順墓記環與鎮撫陳達招集潰散軍士五百人戰擒偽知

作聞蓋後改名事鄭子敬等明善遣弟文舉再擊環度不能支聞明兵下處州

按明太祖紀十九年十一月胡大海克處州二十二年降遂與

人李祐之復叛四月邵榮復處州此云下處州蓋指此也

嗣德甥項伯文往請援於其守將胡琛琛遣將孫安

孫安名據乾隆志載

高陽重修擊走明善遂下瑞安

據鄞縣志甯波府志杜整童順墓記平陽乾隆志童環項伯文

傳明史胡琛傳參修按明史胡琛傳云温州豪周宗道聚眾據

平陽數為方國珍從子明善所逼以城來降明善怒攻之琛遣

兵擊走明善云云此殊失實夫惟宗道為元守土不附方氏故

為攻逼迨被執後其下始附於明在宗道之身固未嘗背元即

明反覆如方寇所為者温州平陽府縣志鄞縣志皆班班可考此不可不辨也

二十四年甲辰春胡琛進攻温州國珍懼修貢於明請俟杭州下

即納土太祖詔琛班師

據明史胡琛傳方傳鄞縣志參增按明班師後瑞安復為國珍將郭伯嵩所據

見後

二十五五年乙巳九月元以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據順

增 帝紀 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元以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

珉姪平善為平章政事據順帝紀增攷明太祖紀及方傳國璋時已前死二十二年二月苗帥蔣英叛

殺胡大海國璋守台
州邀擊之敗被殺

十一月明李文忠下餘杭國珍據境自如遣間諜假貢獻名覘

勝負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圖為犄角據明史方傳增惟明

史方傳克州繫吳元年為二十七年而太祖紀繫之是年鄞縣志據明史稿辨正今從之

二十七年丁未四月明太祖移書數國珍十二罪七月遣使責貢

糧國珍不聽惟日夜運珍寶治舟楫為航海計據明太祖紀方傳增

九月明參政朱亮祖攻台州國瑛出走追至黃巖降其守將哈

兒魯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温州據明史朱亮祖傳原本謂明兵既下台慶誤時慶元未下見後

十二月二十二日師自柘溪過江至太平嶺明善具海舟數百

捆載財物為泛海計遣黨夏狗鄭不花車英出西門拒敵明兵

夾擊殲之狗英僅以身免明善懼欲納款其妻鮑氏裂絹為旗

命吏書投拜字而迭為暮賓陳德錄鮑與侃所阻二十六日申

時明善棄城登舟而明兵先鋒已登陴矣據鄞縣志引温州府志修按原本此段與

鄞志所引府志文詳略互異而為今府志所無蓋皆舊府志原文而盡為後人刪削矣明克國珍在是年其克溫為十月史志

各無異辭而今府志乃敘為甲辰春大誤按甲辰春乃二十四年其春為胡琛入平陽何得與此涉誤其下文云明善自戊戌

據溫至丁未凡十年則又不誤蓋刪修舊志任意失檢故也亮祖既克温州遂徇瑞安時明

善將賈伯嵩守瑞亮祖檄平陽總管夾擊伯嵩遂降平陽兵至

聞已張榜安民亦退據溫州瑞安府縣義行王伯初傳修按傳云賈納款朱總兵以安民榜界之賈令麾

下徐姓者持回而平陽兵已薄城下徐恐其擾害即登城張榜厲聲讀之兵聞悉退邑賴以安既而總兵遣陶指揮至州撫定

以事怒徐將斬之伯初奮身解衣請曰斯人曩者張榜活我一城願以身代陶兩釋之攷不繫舟漁集忠敬堂記天台賈侯守

安固入橫陽蓋即伯嵩明善陷平陽賈亦隨來迨胡琛下瑞安奉詔班師瑞安旋為賈所據守也

十一月亮祖襲攻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國瑛及

明善皆詣軍降據朱亮祖傳樂清縣志參增温州府志謂明善舟不得出口遂降考盤嶼楚門皆温州地其說

不誤樂清志謂亮祖追至楚門海口及命湯和共討之和至慶元國瑛明善來降亦謂降於亮祖非往慶元降和也

是月征南將軍湯和與副將軍吳禎克慶元國珍遁入海副將
 軍廖永忠自海道來會討指揮費聚亦以舟師邀之追及國珍
 於盤嶼合戰自申至戌敗之斬馘無算十二月國珍降浙東平
 據明太祖紀湯和廖永忠費聚吳禎傳鄞縣志增原本繫湯和
 討降國珍於二十六年與史志皆不合且云湯和引兵自海道
 會參軍胡琛亦誤胡琛已於二十五年戰死建甯蓋所據本或偶失也
 明善自戊戌入據温州至

丁未凡十年云

據温州府志
瑞安縣志增

太
鶴
山
人
年
譜

溫州府圖書館藏

太
鑑

山

人

年

時

日

月

號

第

溫州府 函 公 啟

序

陳子穆庵補輯太鶴山人年譜成以示余譜爲山人子百祿叔總所作其後裔別居瑞安陳子得其家集爲補輯之於叔總原文不易一字惟增定香亭前後兩賦入正文中餘皆以小字分隸原文之下末附詩文集序墓表及墓圖序皆於山人學行有關者而與叔總原文不相雜廁蓋其慎也山人少負文名晚歲乃致精於易著有易指四十五卷近人杭辛齋謂有清易學專家如刁氏包李氏光地胡氏曉滄胡氏渭任氏啓運惠氏士奇惠氏棟萬氏年淳姚氏配中張氏乘槎彭氏申甫皆能獨抒己見各有心得至若焦理堂之通釋紀慎齋之易問與觀易外編一宗漢學而能串合六十四卦之爻象無一辭一字不相貫通一講宋學而能闡發性理與六十四卦之爻象變通化合皆爲歷來講易家之所未有端木

鶴田後起更冶漢宋於一爐一一以經傳互證無一辭一字之虛
設視焦紀二氏更進一層允足以殿勝清一代之易學蓋其傾倒
至矣山人於形家言最自負然爲宣宗相地適值清祚中微其自
營兆吳興亦未見有特驗後世遂尠宗其說者豈苞符祕奧未易
窺測抑術數之學致遠而泥歟余蓋於斯譜重有感焉方阮芸臺
相國視學浙中招選高材生肄業詁經精舍一時人文蔚起彬彬
稱盛而吾溫人士獨尠膺上選經籍纂詁所列分纂姓氏溫郡不
得一人定香亭筆記於所甄拔諸士多所獎借而甌括兩郡所見
稱許者唯一山人而已蓋其時甌中人士專習帖括餘力兼涉詩
賦從未有湛深經術能與陳鱣嚴杰洪頤煊震煊諸子相頡頏者
山人處括萬山中獨能開闢風氣不爲方隅所囿不可謂非振奇
之士余讀陳子是編旣於山人深致其景仰抑亦見當時吾溫諸

老未能與之驂斬爲不無遺憾同光以後學風始稍稍起則太僕
孫氏喬梓倡導後進之功爲不可及也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平陽
劉紹寬書

理 河 派 湖 水 院

太鶴山人年譜

瑞安陳 謚補輯

青田端木百祿原著

府君諱國瑚

二字陳增

字鶴田一字子彝又字井伯晚年自號太鶴

山人先世籍山東濟甯府自黎陽公傳四十七世諱倩者仕宋為禮部侍郎高宗南渡扈蹕至金陵居烏衣巷尋遷溧水之留
下村荷花塘至六十七世祖諱潤當明季自溧水徙浙之青田
縣太鶴山乾乙峯下世居焉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府君以三月初十日辰時生先是 曾大

父芝崖公諱檜邑庠生

謚案端木宗譜檜字筠友號芝崖初以商賈起家讀書能通大旨於論語弟子

章行之若終身焉配季氏隱居乾乙峯下好讀易觀卦象不事著述惟口授

大父樸山公 大父諱成章亦庠生

謚案成章檜次子配陳氏楊氏

府君

生三日 芝崖公見右胛有赤痣左掌握大方井文喜曰此子

有異相可傳吾易乃取乾九二見龍在田中孚九二鳴鶴在陰
之義字之曰鶴田

三十九年甲午年二歲

四十年乙未年三歲

四十一年丙申年四歲

四十二年丁酉年五歲

四十三年戊戌年六歲

四十四年己亥年七歲授易經孝經能通其義 大父顧之色喜

益刻苦自厲鄉里稱爲養志

四十五年庚子年八歲四月 芝崖公卒 樸山公以遺命進

府君而誥之曰易者象而已言天地萬物象得理得之又曰易
卦氣六十四卦起中孚九二是起乾九二易全部歸之大過漸

下歸妹一卦爲天地終始此汝祖言易命以告汝者 府君退
觀卦爻中孚九二是乾九二中孚鳴鶴乾在田恍然悟 大父
命字鶴田之義卽於始生時取象在此由是謹誌勿忘

四十六年辛丑年九歲

四十七年壬寅年十歲

四十八年癸卯年十一歲

四十九年甲辰年十二歲

五十年乙巳年十三歲正月 曾祖母季宜人卒

五十一年丙午年十四歲

五十二年丁未年十五歲

五十三年戊申年十六歲八月 祖母陳宜人卒

五十四年己酉年十七歲

五十五年庚戌年十八歲

五十六年辛亥年十九歲 府君服闋赴試 時諸城寶東皋光

鼎督學至括甚器之擢第一補弟子員評試卷云包括尙書一

部 府君自謂尙書未熟因晝夜誦至二十日卒業盡悉其義

五十七年壬子年二十歲

五十八年癸丑年二十一歲

五十九年甲寅年二十二歲

六十年乙卯年二十三歲

嘉慶元年丙辰年二十四歲我 母陳宜人來歸 是歲儀徵阮

相國元典學至括以 府君品學兼優大加稱賞院試桃花畫

虎兩賦有才調斬新得六朝真意評語經古皆冠全郡旋食餼

相國又以所作括蒼山雨七古屬和 謚案阮文達學經室集括
蒼山雨示端木國瑚詩括

蒼之山應天符粵維羣仙之所都羲皇既遠洞天閉何處尚有
仙人閩我來菱嶺疊足望但見青峯萬丈矗立東南隅是時仲
春日已多陰巖起蟄蛟龍蘇盤崖百里直到郡觸石已見雲合
膚一日二日雷車驅三日四日雨始濡春城夜聽溜滂沛青天
書看烟糝糊遙知風門天井響飛瀑濺起萬斛光明珠突林度
機散成霧溼氣迥結松千株棠溪管溪流並急箭枯不受山縈
紆陽開陰閉復幾日此時真有羣靈趨仙臺福地不能到誰來
示我經與圖却喜甌江水新漲石門山色迎川途我行寫此示
國瑚有山不吟毋乃為試畢邀府君至杭州肄業敷文書院
腐儒國瑚和章見詩集

先是府君曾受知於秦少峴觀察瀛時膏火無以自給作鶴

訴篇見詩集呈觀察觀察語相國曰此青田鶴也乃命居署中西

園使得壹志於學署中西園有亭故無名相國以風定池蓮自

在香之意名曰定香亭命撰賦府君仿六朝體以呈賦云謝

公水月杜老乾坤抗心古哲怡志名園榜修月斧階斲雲根井

惟客轄市豈臣門神清藻想氣馥蘭言聞空香而入妙儼寂定

而無喧榜曰定香亭宜標碣地展三弓居容十笏碧淺楹低綠

沈屏凸晨光雨後三徑草薰午韶晴初一闌花發友相問兮冰
心世不知兮仙骨噓翰墨以繪林招烟霞而彌窟水曲雲平橋
連虹斷鴨綠頭低雁紅齒短露氣沉寒日光抱煖苔侵午潤蝸
舍紋移藻漲春陰魚闌影散簾疊浪而香連簟含漪而翠滿人
疑陸海潘江地是蓬壺桂館亭則宜春梅花絕俗塵不凝紅莓
還襯綠紙帳褰幃銅瓶臥褥品逸於仙心閒似鵠句淨鏤冰神
清照玉愛處士之清淺黃昏遇高人於水邊籬曲綠檻晨潤朱
華夏榮露白羽淨霞紅衣明香空月淡影重風清碧筒醉淺白
社緣輕翠凌波而脈脈芳襲袂以盈盈問騷人兮何多怨愛君
子兮未忘情梧蔭初長洞陰遠送碧抱唵蟬香披么鳳一闌涼
影彩筆分題半榻清香瑤琴微弄黃葉烟疎蒼苔月空不知秋
思誰家莫道秋光如夢檐空四壁竹擁千椽疎陰碎地密翠浮

天綠圍書幌青護重筵昏黃佇月深碧流烟湘枝按曲玉版談
禪招此君而入座共歲暮而忘年時若座拱冰壺軒懸玉界金
石紛披琳琅密挂唾散珠璣氣澄沆瀣棋憑客聽石供丈拜梨
雲蘇軾之詩蕉雪王維之畫來物外之清虛去胸中之芥懣高
密列座公幹升堂擘牋韻僻擊鉢聲長虹光躍硯霞氣流觴性
諧荀令文述歐陽螭頭雲暗塵尾風涼句奪五花之簞心嘔古
錦之囊爲想永和人物雅宜江左文章額已留題碑誰作記手
淨薔薇心清茉莉古綠摹文硬黃搨字筆花夢驚墨藻心醉寶
色星迷神光電萃地惟奎璧之區案是玉皇之吏陳據端木有
家集補
清思古藻絕似齊梁人手筆評語一時藝林相與傳誦故相國
贈 府君詩曰誰是齊梁作賦才定香亭上碧蓮開枯蒼酒監
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鶴來 時觀察重修敷文書院新建秦淮

海祠 府君各紀以詩謚按阮文達定香亭筆談云秦少峴觀

人菴老吟何苦游子衣
寒綻可憐最為雅切

二年丁巳年二十五歲秋阮相國修禊蘭亭 府君與同人賦秋

禊詩見詩集 又和相國秋桑四律見詩集 是年按試各屬即令襄校

三年戊午年二十六歲隨相國按臨各屬歷遊雁蕩天台諸名勝

有紀遊詩數十篇見詩集 相國稱為奇麗採入定香亭筆談以定

香亭賦列於首相國嘗曰武進陸劭聞適耀於時賢罕所折服

獨於子彝心折焉迨試紹興以雲漢賦試士少厭心之作命

府君賦之亦稱壯麗謚按阮文達定香亭筆談云秦少峴試紹

童萼君槐青田端木子彝國瑚撰之槐有云何日倒傾滄海匯
為天上文瀾有時瀉落青霄流作人間壁水國瑚有云秋泛一

槎耿耿聞仙家耕織如常春涵雙劍
沈沈知武庫兵戈不玩並極壯麗 居西園日與名流往來詩

篇成帙江右吳蘭雪舍人嵩梁游浙甚相契

是秋中式本省鄉試第十五名舉人典試爲南匯吳白華省蘭
天門蔣丹林祥墀

四年己未年二十七歲正月北上會試爲本房今吳縣潘相國世
恩薦卷不售自運河歸

五年庚申年二十八歲春客溫州 是年阮相國奉命撫浙邀

府君至其署舟至孟家堰遇潮幾覆有詩紀事見詩集 時相國

同年劉信芳閣部鑲之視學浙中署中定香亭圯閣部重葺之

復囑 府君作後賦云竹裏留愁花間住杜梨趁香山梅招水

部芳心易孤勝事誰數安石寄閒歐陽愛古明月共壺清風接

塵旣翰墨之有緣豈烟霞之無主亭有定香著名已早風月依

然林泉恰好竹瘦椽疏松新瓦老秋暖蟲宜春寒花惱雨到綠

生風來紅掃人夢湘雲客吟池草靚光景之泥人忽芳馨之盈

抱於是修階碱廣幔亭高低酌檻疏密安櫺斧痕借月石影分
星春梁待燕秋案留螢闌書碧亞簾寫紅丁鶴迎秋而已帳蟾
入夜而何局屏冷則雲窺雙白簷虛則天抱四青水鑿玻璃翠
通窈窕冰上敲菱鏡中刈蓼流杯分池浴研添沼航比鷗輕磯
共鵠小花氣醉魚沙痕篆鳥雨白荷秋烟黃竹曉縮圓嶠於座
中拓仇池于塵表塘圍錦砌橋匝芳隄星填漢淺虹臥秋低花
垂雲曲柳搭烟齊蘭扶黑醉桂試紅題響來木屐影隔花梯吟
綠波今天上餞紅日兮亭西爲竹添山緣花布石岫雲吐青峯
月窺白蕉額纔方松身只尺翠點盆秋香生瓶夕鏡前之湘草
春紅壺畔之石蓮夜碧安排春事調護芳時花連蝶徙樹帶禽
移竹量笛料桐酌琴規籐長於格菊瘦似籬買猿守果呼鶴種
芝紅飛蕉鼠綠放荷龜圖離騷之麗句搜花木之新辭故當紅

影初晨綠光正午蜂拈碧香蟲墜青縷選荔應圖寫蘭入譜池
容鷺漁林借鶯乳蝴蝶黃兮春風蜻蜓綠兮秋雨吟芳草則兩
字鷓鴣悵落花則一聲杜宇更選佳客共此秋光園吟蟋蟀谷
寫篔簹評琴似穎說劍如莊黃花四屋紅葉一牀槐青雨冷藕
白風涼鴛影秋而人憶苕雪雁聲夕而客夢瀟湘坐久移時重
來憶昔碑記舊摹榜看新畫鴨綠添鑪鳧青留鳥帖試鉤雙韻
探珠百橘露千頭茶風兩腋畫憐顧癡香愛荀癖似佛頻趺比
仙非謫異小隱之在山愛主人之如客雅宜醉白之堂更稱草
元之宅

陳據端木
家集補

有先後雙絕之譽 冬北上

六年辛酉年二十九歲二月子大雅生時 府君留京師身弱多

病作嚇病鬼詩

見詩集

七年壬戌年三十歲會試不第六月自京師歸前一日子大雅殤

始終未之見也

八年癸亥年三十一歲掌教蓮城書院十屬赴課生甚衆並多在
院受業者時王賴山太守績著有古循吏風其題一覽亭楹聯
有云看今日民風土俗問七年太守何如之句與 府君以詩
文交甚契次年解任滿人時雲崖敏守此折節禮士並工書畫
與 府君交懽契洽 夏初阮相國奉旨視兵甌括到郡事畢
府君以詩謁見卽邀同游石門有詩紀事

九年甲子年三十二歲

十年乙丑年三十三歲客永嘉

十一年丙寅年三十四歲八月子嘉議生

十二年丁卯年三十五歲八月赴杭州便道北上

十三年戊辰年三十六歲會試不第大挑一等引見圓明園用知

縣 府君呈請改教職 八月 樸山公卒 府君在京聞訃
星奔回里哀慟幾絕因窀窆未安究心形家言境內諸山躬親
陟歷殆遍

十四年己巳年三十七歲掌教中山書院 有新修中山書院記

記云國家教化之大惟學校書院學校設於朝廷而書院則設
於官府故學校者非士著籍無得登乎其堂而書院則雖野之
童而執卷者皆得進於其列是則學校之教尊書院之教親親
者近人其效視學校為易睹而教之興衰固居是官府者之事
而亦其鄉之士大夫者之任也甌郡自宋儒王儒志先生講學
始有東山書院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郡守斟城李公始置田
畝而移其址中山閱今四十餘年矣余未到郡之前前守長白
廷公議修書院擇主者皆曰郡學生陳生遇春可於是畀白金
百授以事而廷公已解職矣陳生卒終其役而其貲蓋一則倡
之廷公四成之陳生也余既到郡為延師課士求廣膏火而書
院畝入年侵月削百事不供迺為擇員搜括期益士人以無忘
斟城李公之舊是余事也余因思聖賢設教之心止爭義利而
風俗興壞之由亦止問義利今人徒勸以義則莫不正色而任
之及非其利則又無不臆忍而辭去利之妨於義也甚哉然而
義又未嘗不須利以成之故學徒既集而舍之草間能安其鼯
日乎安其鼯日矣而黜之膏蘇能安其猛起乎故夫教事不具

郡有司與鄉先生之過也而執業不進則又諸子弟之事也方
今國家養士深厚既隆學校以重其事又樂夫郡與縣之有書
院以廣其教則凡士之被澤而成于學者宜無不扶教翼良邇
義而遠利以興起有志者於登善之路研精之廬俾講求于聖
賢之方以端風俗之本而後書院之材迺學校之材學校之材
迺國家之材也是則朝家之所需者學校儲之學校之所儲者
書院成之也乎書院堂室若干楹若干田畝已列舊記其修日
嘉慶十四年四月朔日廷公去郡之月也落成則七月望日余
到郡之第四月也陳
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十五年庚午年三十八歲葬 樸山公於蕭陽之原 是年服闋

府君念大父遺言及 樸山公述訓究心易學于十翼象告

情言悟徹至理 六月子嘉議殤先是 曾大父拾得象牙猿

鈕印文曰嘉議大夫用以爲孫小名是年 府君於書篋內見

印嘉議字裂膠而存之竟爲惡兆 冬北上

十六年辛未年三十九歲會試不第 四月自京師返過闕里訪

孔壁古文上嶧山觀李斯刻石處游蜀岡登焦山訪支硎樵古

鼎訪瘞鶴銘而還 是年七月次女生

十七年壬申年四十歲時青田大饑 府君籲請邑尊開糶以振

貧窮人頌仁言利溥 秋客橫陽主蘇石緣居士璠家為作大

雅山房印譜序 序云橫陽蘇氏石緣居雅山之足構池館聚圖

觀其概也已已客永嘉遇之松臺辛未北遊共自燕而魯而吳

過闕里想孔壁古文上嶧山觀李斯刻石處登焦山撫古鼎訪

瘞鶴銘而還壬申始偕潘氏彝長至橫陽得息其園林而樂之

怪其雲容石狀咫尺靈變而有以知其中之多奇也亡何觀主

人藏書處壁榻俱滿又出所作隸古所作印數百石與商榷之

燈每至曙其時大風雨三四日夜秋氣如海余三人矻矻而忘

之也其所擇印主人命志之以為一時之鑒會也余亦以為余

今日之遊適固余二人之曩所期思而今諧之者也余志之非

瑣瑣為印然也彝長曰是乃所以為印也主人且為何如陳據平陽縣志增

十八年癸酉年四十一歲北上天津客李石農觀察 鑾宣 署中 謚

項霽且甌集癸酉送端木國瑚入都會試三十韻擊鼓青齊急

衣冠絳闕遙將行萬里道又駕一封軺夙羨風騷客人推學藝

超詞林俱退舍文苑看高標縷織辭章麗笙簧典籍調名賢爭

太鶴山人年譜 惜硯樓校刊

復中腰幸值明良會宜膺旄組招鄒枚欣接踵丙魏况連鑣下
士公卿盛奇才藪澤饒攝衣文足用補袞職無驕共慶龍颺舜
何期大吠堯常陳光不變帝座犯逾昭入夜然烽火衝途響斗
鏹雪聲瘖凍馬風勢壓盤鵬傾蓋思前度歌驪又詰朝揚眉嘗
負俗把臂忽相邀未謁癸辛里先過丁卯橋雕龍辭涉臘捫虱
狎漁樵山水供雙屐田園付一鉞引錐心已券舞劍氣難銷捉
手思張翰遺鞭效繞朝京華塵袞袞鄉國路迢迢寒色幽州日
流漸渤海潮壁懷能久褐桐爨不終焦月讀驚江泌星占識伍
喬承明需著作揚厲待詞謠儻入金閨籍
行稱玉署僚賢臣應獻頌漫賦漢宮簫

十九年甲戌年四十二歲會試不第歸過天津李石農觀察邀遊

芥園同徐貽山 迪惠 劉鷺羽 翻 有詩紀事 見詩集

二十年乙亥年四十三歲時選湖州府歸安縣教諭 謚按項氏且

田訪端木鶴田詩鶴立風裁好青田寂寞濱爭名甯避俗抗節
豈謀身經術他年重文章此日珍脂膏難自潤愁作折腰人

秋客羅陽 是年納側室葉氏

二十一年丙子年四十四歲五月到歸安任 繼祖母楊太宜人

就養署中缺既清苦食指又多時有空乏之慮然矢志寒素不

妄受一錢士有志于學而力難自振者往往典質以資給之地
方有獨行異節有關名教者輒首先捐廉倡率以表彰之迄今
湖之士大夫猶切去思焉

二十二年丁丑年四十五歲

二十三年戊寅年四十六歲

二十四年己卯年四十七歲 是年有上阮相國書書云國瑚頓首久不奉牋

記自願駑下不能舉辭居學官無事竊欲立六經一說依附傳
後自念假手于人無用何用之天下有用書古今盡在且用不
能顧求爲人用乎又念古今書有易言易盡者有難言難盡者
苟質敏心勤雖繁重悠遠天地積算布指可得以理衆驗法習
成故也天下有其理理不傳有其法法不傳天下竟無從傳者
有二天地律書聲音不有其人天地葬書理氣不有其人二者
皆在易也律書其人知治亂不能爲治亂葬書其人知盛衰能
爲盛衰顧聲音一道古矇師以爲守儒者尙從而習之理氣一
道墓大夫不以爲教儒者盡從而棄之儒者好以名物爲議論
苦以成事爲規模者也六經中聖人常言天下萬世常用可也
聖人不言天下萬世不用可也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
萬世遂以不盡其言不盡其意不盡其用可乎聖人不盡言何

言不盡意何意天地陰陽也聖人不可使天地陰陽人人知人
人用又不可使天地陰陽人人不知人人不用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天地陰陽也葬也聖
人不盡言不盡意之教也墓大夫不以爲教者防俗失止禮棄
聖人有隱慮者也不然葬取大過天地陰陽盡乎易矣聖人豈
無言而有言者乎以易常理言之中正而已中正則於身於家
國其象吉不中正則於身於家國其象凶聖人言之天下萬世
守之而無不然者也聖人取大過陰陽中正而已中正則陰陽
和天地山川小大生人于家于國爲正人于天下久長不中正
則陰陽不和天地山川小大生人于家于國爲不正人于天下
衰敗此自然理也家國大者自在天地天地何爲而然非陰陽
雖天地然乎聖人以人所不能與而後聽之天地不以人所能
與而皆聽之天地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何能也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何能也人謀生人之始鬼謀生人之終人謀鬼謀謀生
人之終謀生人之始也皆在天地陰陽設位中聖人成能百姓
與能者也著龜易取象者易取數者幽明之故而幽明生死之
說而生死非著龜能也象陰陽龜是象數陰陽著是數聖人告
之以著龜之象數用陰陽不當復以陰陽之象數用著龜矣莫
大乎著龜用著龜象數爲用莫大者也用莫大乎聖人也竊嘗
謂易不可以常理常象說必究明天地陰陽死生之故及陰陽
五行之數之象之氣六十四卦知五行之氣所以通五行之數
所以配五行之象所以成一卦互交何卦正互何卦對待何卦
反對何卦顛倒何卦錯綜何卦先後天何卦上下序何卦而後
其象可得而睹其理可得而言然一卦出入數卦其數卦又各

自爲卦欲執一說以見陰陽之用而又不能如用火用木不見木不見火聖人立象以盡意正此意也胡不揣箸周易葬說一篇據易說葬意也借葬說易象也易陰陽不能說葬易陰陽明葬陰陽不能說葬說易葬陰陽明于說易說乎其端易當如是說于說葬說乎其底葬當如是說從儒者言希夷先後天理即其理周子太極象即其象邵子經世數即其數從術者言郭氏經即其經邱氏楊氏書即其書指南二十四字代卦爻推行陰陽當位不當位卦爻相雜成文易雜卦盡在焉取諸大過聖人之情見乎辭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信夫天地易簡而已大過陰陽易簡而已天地相似聖人成能易簡而已百姓與能者也儒者皆不肯言謂聖人不言也聖人不盡言不盡意不盡何謂也生生之謂易不盡生生也是以大生是以廣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葬生人大本陰陽生人大用易百物不廢生人大用生人大本易生生廢生生陰陽于何用之易人用之人道地用之地道天用之天道人仁義地剛柔天陰陽用人廢天地不用非易也人始于天終于地始終於天地而人不能用天地非易也儒者不肯一人言何以故謂吾道非彼術也不知易體之爲道易用之爲術聖人不言所以利而用爲道常人利而用爲術道不可不明以故道之體顯道之用隱也術不可不慎以故術之用顯術之體隱也儒與術各不相習儒者離乎用以天地爲虛術者離乎體以天地爲僞是故道無術不行術非道不可用矣世葬書術而非者非易也世人殉乎其中俗失體棄犯聖人之慮而又不得陰陽之用生人大患也非夫聲音一道是不足爲治非是不足爲亂而可從其是非是也易陰陽是則是葬易陰陽

非是則非葬孝子於親仁人于天下非葬不可者也儒者奈何
不推本大生廣生之說少傳易道之用於後世乎聖人天道命
不傳傳其不待告易告後世常在也其人儒者自爲之庶乎可
也竊謂此篇生人有用者于易說乎其端而天地陰陽之用可
執此而盡其變矣敢錄上俟閒暇
賜覽焉陳據太鶴山人文集增

二十五年庚辰年四十八歲會試不第歸

道光元年辛巳年四十九歲周易指始屬稿先是 府君學易十

有四年嘗云易家言漢言宋各究心病其於聖人言皆無左驗
廢然反之易惟十翼是問何謂象告情言聖人不欺余辭所所
之可也易六爻文始終具六爻質易一封質之諸卦易一經質
之聖人諸經及古微言大義同乃敢信諸心明諸掌至是撰著
易指又十有六年而稿成 是年十月爲長洲顧沅作賜研堂

叢書序

序云余于山一升岱之巔窺碣石以東蒼蒼而不能諦
也欲捫天柱拄杖玉女之盆而趾告頓矣倒囊出閭門
市泥車瓦狗不足于兒翫而欲問大秦之耳璣于闐之腰玉臧
奴啞其笑矣習辯穀之方龜腸者三日受命監大官廚啜杯水

甌鼠果然不信始皇蠶食能畢六國余之於書大抵然矣一寸
之目一縷之心昏如輒鈍如椎其不足以矚九天之上窮九地
之下明矣長洲顧子湘舟方大鏤書以苦余苦余則然世固有
空洞之輩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帶芥顧子或不能
苦之而徒以苦余無容也雖然余亦自有我法顧子不能苦余
而反以助余快何者長夏之次樹蔭百丈大寒之廬綿幕一重
茗椀長設地鑪復開周公之夢方醒孔氏之談亦倦抽此一編
置之膝上未嘗不如清風來温耐沃也此時也顧子之書又何
異華氏之青黏漆葉體一不快而投之五藏利三蟲去也則欲
以苦余而竟何如迺方聞者不然而方且責其殊義詭制織詞進
仲舒之說用李斯之計則吾輩荒陋之黨利之而雕龍駟談天
衍掘然其不服二者未得其平余又起而調之觀河海者之遼
目不得議懸雷鈞突之非水而宴曲室者之密耳奈何厭明堂
大會之鍾石噌吰也顧子但輯而行之賈胡剖腹以藏珠有好
之者毋聽異同之說不休也顧子近閭門之市余嘗倒囊過者
貨別隧分不貲之物中國勿名豈以窶人多而罷市哉陳據太

鶴山人
文集補

二年壬午年五十歲

府君初次俸滿入都

謚按方成珪寶研齋
吟草自識有云道光

壬午偕端木鶴田出都車中同坐相與談詩鶴田謂余曰子從
事於詩也久亦知詩之不易言乎觀理不精則無以深其旨趣
也讀書不富則無以壯其波瀾也非徧識乎古今之體裁則無
以通其變化非靜調乎陰陽之氣脈則無以養其中和故人人

言詩而詩之途寬亦人人言詩而詩之途窄鶴田固深於詩者也而其言若是此則可以知國瑚論詩之旨矣

府君病堪輿家三合元運之蔽於俗說纂周易葬說後序云天

六經已耳其他有用書用六經已耳六經之用皆道用而民咸用之則成乎藝是故藝者皆道之至精者也神農作本草黃帝之臣作素問本草素問於後世藝文出雜家以下古聖人如神農如黃帝之臣豈無可以為天下後世而是雜家下者為不知為天下後世莫先於濟生莫先於救死不足濟生不足救死雖出六經無用也醫書生死然矣葬書其生死於醫書何如葬上世不封不樹後世聖人封樹可也蓋取諸大過何取諸大過而葬之道盡乎易矣通乎易不必知醫通乎易未有不知葬通乎易不必知醫所以世上世有本草素問也通乎易未有不知葬所以解葬書難者人人讀人人不解讀未久而人自以為解人人不解自以為解為天下後世生死也大矣不避狂瞽注葬書四篇法是葬理是易又本易作葬說郭氏楊氏來未一人言庖犧文王周公孔子明明言者乃在六經內也由乎此則由乎生之道不由乎此則由乎死之道易死生之說本然也死生之說本然天下後世何可不然不然非葬也道乎藝乎有用乎無用乎葬雜家以下者也予亦第出雜家以下用六經之用於天下後世而已矣陳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嘗又取揚

曾地理元文一書釋之

自序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也者

中天地而立三極之道者也人自其道非仁無處非義無行則不求之天地而天地之陰陽柔剛日與人之仁義立而三入之道豈有不存者乎是則取諸大過之葬何必問陰陽柔剛之於天地何如哉然而聖人之訓天下不外乎世入之心故積善之家不曰積善而已而曰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不曰積不善而已而曰必有餘殃餘慶餘殃者世入皆有之一心賢子孫之於祖父賢祖父之於子孫其心皆餘慶餘殃者華可以有慶何弗爲我祖父而有之苟可以無殃何弗爲我子孫而無之積善之家而曰吾積善不積不善之家而曰吾不積不善而責有善之慶無不善之殃於天地乎必不敢謂然矣然則葬也者慶與殃之大者也責之冥冥吾既不敢已信責之昏昏吾又不敢人信然則如何通天地人之謂儒入而儒也仁義不知乎陰陽不知乎剛柔不知乎陰陽剛柔葬之道也葬事親之大事也立入之道仁與義此仁至義盡事也儒乎儒乎可弗知乎陳據太鶴山人文

集補 是年冬同年徐鹿苑明府樓即至爲製序文尋刊行

於江右

三年癸未年五十一歲

是年出都

謚按龔自珍定盦詩集有癸未送端木鶴田出都詩天人

消息問端木著書自署青田鶴此鶴南飛誓不同有鸞送向城頭哭鸞鶴相逢會有時各悔高名動寥廓君書若成願祕之不局三山寘五嶽七律一首上條方說壬午出都疑誤據增

四年甲申年五十二歲 是年三月納側室林氏 鹿苑明府邀
府君至紹興游禹穴南鎮時將赴江右握別而返 冬十二
月子百祿生

五年乙酉年五十三歲注易指六十四卦具

六年丙戌年五十四歲

七年丁亥年五十五歲易指十翼及圖象具 是年六月杭州襲
定庵舍人自珍問易題解以向易說所無者訪 府君詢所注
易大義說數條 府君以乾初九不易世一節說之舍人以爲
聞所未聞云 七月湯雨生都督貽汾官湖州協鎮以詩文相
往來甚相契重 又作易圖數紙上阮相國 冬十二月子百
禮生

八年戊子年五十六歲 府君二次俸滿赴省驗看兼送鄉試居

吳山回任嘗注易於尊經閣下顏曰易堂

謚按端木宗譜在湖州歸安縣學署中

五月得一異石於階下大不及升如毋追形其光黝然可鑑儼一小嶽阜徑路上虬松芝草細紋縷刻一面麟龍鸞鳳皆凸凹刻狀卽以易筮之得坎天玄之卦是日己亥時辛未適 府君生日時甚異嘗言昔宏成子得一文石如鸞卵吞之後授五鹿充宗易遂爲碩儒此石得於易堂其或天以注易十二年之久先錫之瑞歟

九年己丑年五十七歲

十年庚寅年五十八歲正月三女生 是年會朝廷欲改卜萬年

吉地諭宗室大臣各舉所知精形家言者那制軍彥成禧尙書恩於書肆得楊曾地理元文注以獻上問近臣知此人乎曹文正公振鏞對曰此是浙江名士臣久聞其名於是廷寄浙江巡

撫劉公彬士號筠圃召之 六月初十日恭奉上諭朕聞浙江歸

安縣教諭端木國瑚通曉堪輿着劉彬士即傳該員到省飭令
來京務於中秋前後趕到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時鹿苑明府以
江西泰和令同被召 府君即抵省巡撫劉公遣武弁送至京

府君將遠行移家僑居温州瑞安 八月初五日圓明園投

文命送禧恩公直廬中秋鹿苑明府來京亦同住時上看元文
首篇江東一卦等語屢蒙傳咨註義謹即條對具陳并作一圖

上之廿六日隨同欽差大臣往西陵相度三十日進泰陵九月初一日

逐日周覽 府君以北方土性高燥砂石水風之患往往有之

而身膺相度者既求形勢之合又宜悉杜此患方有當於萬年

永固之義既看有蓮花山老龍潭諸地而同時保薦相度者亦

擇有望仙山六道灣大灣峪等地 府君謂望仙山下面是砂

水六道灣有界水四道在穴水內大灣峪其左肩上兩峽龍去
肩上兩灣水反弓而下決其無氣到穴初同事仍不信及針土
望仙山穴俱白砂大灣峪穴俱黑砂堅石三地皆不堪用乃以
府君所擇老龍潭地上之老龍潭地後龍四重大帳到穴龍
身百八節左右夾龍發源水收過穴前合襟去竟爲龍穴水三
字全 府君列在次取而蓮花山地五曜歸垣穴以爲非常大
地當事者不取遂置之 十月十四日回京移住浙甌館時鹿
苑明府遭母喪回籍惟 府君一人留工有公事則往暇則闔
戶注易一時朝貴罕識面焉

十一年辛卯年五十九歲二月二十二日上謁西陵臨覽萬年吉
地親自登頂高上把羅經對向聖意大悅賜名龍泉峪二十三
日在秋瀾行宮恩給六品頂戴以內閣中書陞用又蒙賜御用

袍褂四身二十八日到內閣漢票籤處轉事 三月十九日又
派擇阿哥福晉地 十一月初三日隨同欽差大臣扞萬年吉
地初八日開穴正中開六尺許深留見方一丈外前後左右皆
開至一丈二尺土先淺黃至五尺深黃紫氣堅細光潤有四五
丈寬橫開二十丈皆堅土兩角裹有石俱五色可鋤而穴前後
亦開二十丈皆堅土無石穴中每開一二尺卽黃袋盛土至一
丈二尺黃袋盛土六號卽具說進呈上喜知吉地已針有吉土
也 十二月引見補缺十四日召見詢及龍泉峪形勢及祖籍
年歲甚悉奏對皆稱旨三時許乃出 府君自言生平厲志於
學本冀通經致用今以堪輿微技受主知初非本志也惟敬謹
從事盡心以報効焉爾

十二年壬辰年六十歲移住下斜街全浙會館藤花書屋會試昆

明池淪庭舍人生春得 府君卷薦之評云運以生筆澤以古
香合觀三藝於易學尤邃戴金溪司寇亦激賞之時主司持議
不一卒見遺

十三年癸巳年六十一歲會試中第十三名進士時歙縣相國爲
正總裁儀徵相國以雲貴督入覲副主禮闈皆平日曾受知者
人皆傳爲美談房師爲華亭沈舍人第應殿試第三甲第三十
八名謚按方氏寶研齋吟草癸巳喜端木鶴田國瑚登第詩云
定香亭賦蚤知名垂老方爲得意鳴一卷青囊書舊譯三
春紅藥句新成清標合對芙蓉鏡冷味全拋引見以知縣用
菽菹羹猶有當年風骨在衆中長揖見公卿

十四年甲午年六十二歲

十五年乙未年六十三歲九月次女卒

十六年丙申年六十四歲撰周易指畢卦畫六十四卦井井於易

性命理得乃象而已易全部本末終始歸之大過漸下歸妹一

卦而已皆不出 曾大父所命者謚接太鶴山人文集國瑚自識周易指後云余家世業易

先大父雲友府君大父諱木旁會隱居青田乾乙峯下日觀卦象歲久

欲有撰述數年老每謂且待後人余於諸孫生晚生三日抱見

大父見右胛赤誌左手掌握握方井文大父喜曰此兒能成吾

易乃字之鶴田名曰瑚故余名字乃從始生時大父命也六歲

七歲授易經孝經九歲即大父辭世為年七十有三及余少長

十四五方有知識先父樸山府君大父用易取父名故易始以

大父遺言進而命之曰易者象而已言天地萬物象得理得之

又曰易卦氣六十四卦起中孚九二是起乾九二易全部歸之

大過漸下歸妹一卦為天地終始此汝祖言易命以告汝者余

聞茫然退而觀易卦爻中孚九二是乾九二中孚鳴鶴乾在田

恍然悟大父字余鶴田於始生時取象在此即可知卦觀象法

在此而其時思之不通且亦謂待後日於是二十三十走聲譽

途涉獵傳記求工詩古文辭百氏皆從事學盡龐雜至三十六

歲先父辭世終喪乃念先大父遺言乃父所以重命余者廢然

反之易易家言世人謂漢謂宋各究心病其於聖人言皆無左

驗又廢然反之易惟十翼是問何謂象告情言聖人不欺余辭

指所之可也易六爻又始終具六爻質易一卦質之諸卦易一

經質之聖人諸經及古微言大義同乃敢信諸心明諸掌如是

十年然後起道光元年歲在辛巳撰易指始閱四年六十四卦

具又二年十翼及圖象具其於易在在求言有據行有效聖人

不盡言不盡意求至聖人元文字易反復七於天地萬物思盡
後止迄道光十六年歲在丙申撰易指畢而易卦畫六十四卦
井井於易性命理得乃象而已易全部本末終始歸之
大過漸下歸妹一卦而已皆不出先大父所以命余者 是年
梓成卽有歸志

十七年丁酉年六十五歲春朝鮮金秋史侍郎正喜託其朝使申

翠微尙書在植及隨使李瀉船尙迪致聯語通問且曰君所作

定香亭賦東國人皆傳誦慕名已久 初申尙書出使其國時

諸老餞有詩皆囑其到京請 府君序之序曰古詩章四牡皇

烝民韓奕仲山甫出祖吉甫作頌韓侯出祖顯父餞之餞行之

詩之始也風雨蔓草至七子賦詩不出鄭志則邦國主客相遇

以其國之詩見君子通好問又其始也古人詩性情真已耳今

人詩求性情真已耳真則數千載上古詩人如吉甫皆得見之

卽數萬里外今詩人能如吉甫亦皆得見之古不遼今不遙而

共日暮共戶庭皆相見可矣今東國爲古聲教之地我朝聖人

瑚處京輦下止識閉戶豈能有聞於代而東國諸公獨以詩性情之故于其國乃萬里外聲應求同心之言登諸簡而過以虛聞予瑚申公且行請以再此胡致然非當今環瀛海如比戶而何有于默處者特采其一言如是用是瑚不敢自距遠忘其愚私載筆以申東國諸公之美見其執而來者皆性情真有不可已於詩而國風俗在之故其于使臣餞行及夫主客通好問皆與古詩章之義有合以著其今之盛是以并求詩文經注手為之辭而書其首陳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蹟俱喜服而去

謚按詩集有贈朝鮮申翠微尚書請相見長春寺為講大學講易詩一首端木宗譜載申尚書

和詩云羲皇畫後聖人經我得南車見範刑可與言詩端木子行將歸里少微星先天觀理悔初白高士流芳簡欲青千載相期心一片山門

茶熟已通靈 三月秩滿告養歸過河南留住瑞安洪敘堂

守彝甯陵署中數日過揚州為阮相國留置多日邀遊甘露竹

林招隱諸名勝 相國又囑擇地以為壽穴乃擇定雷塘一處

瀕行相國贈聯有班固屬文傳兩賦虞翻夢易得三爻之句

五月回浙江自吳興抵青田謁祖墓畢至瑞安居家時嘗訓百

祿曰易指之書爾長大當知先代隱澤以業易為家學俾長勿

忘至余研思索微頗費苦心在地爲山長青田正誼書院二年

處州蓮城書院二年爲教官歸安學署十四年官中書浙會館

紫藤精舍謚按端木宗譜此在北京下斜街國瑚任內閣中書時所居也七年於易共二十六

年成書四十五卷今剞劂告成余亦且老矣易草本前後若干

東欲瘞之乾乙峯下謚按青田縣志鶴田易塚在青田縣混元峯下國瑚所著周易指稿葬於此地故名

會稽宗稷辰爲撰塚銘清咸豐甲寅年刊石銘曰黎公傳詩而遠孫鶴田子迺以易名加年十五得其大指蓋久而始有成超

漢唐宋之銓解通天地人之精粹道既明而神遂歸於太清其遺稿一千三百五十三紙命藏於混元峯下良石之堅貞昔蛻

之冢以儲厥文也茲鶴之冢以瘞其經嗚呼此可以蘊養元氣含育羣生歷千百萬億歲無墮無傾後有攷者視此銘碑陰

有國瑚女悟原書曰易冢銘既刻石於杭亡弟百祿輒搨一紙寄予云將攜石歸豎於混元峯下並取易稿一千三百五十三

頁藏之承先志也乃未及舉行百祿竟短折續經髮逆之變石亦燬棄遺孤庭整年在垂髫語之未遽省識若聽其蹉跎恐就

湮沒無以仰答先靈卽亡弟銜憾九原其有既乎因出貲重鉤上石命嗣子篔生親奉外祖易稿詣太鶴山中相混元峯來脈

營冢立石庶宗滌甫侍御不虛此銘而予未亡人竊有念焉者先府君自定兆於湖州仁玉山雖有故舊門生爲置田以供祭

掃第自括赴茗約千里我端木氏子孫能一生再三趨謁難尚
能歲歲清明往來跋涉也哉有易冢在是諒可少抒展墓之情
蓋體魄歸復有定而魂氣則無乎不之况易稿有先府君手澤
畢生精力盡注於斯來承祭者神必格思也茲故勒之碑陰願
我兩家後來之秀不徒以為觀美而共思所以保護之自今欽
於世世歸瑞安洪氏長女悟原謹志又有易亭兩楹跨建易冢
之上瑞安孫衣言題聯云 易師鶴田子太極混元峯 卽爾 曾祖易廬也 八月赴處州
游遂昌主吳榕置孝廉世涵家其邑有含輝洞勝蹟遂題銘其
上以洞門向東改輝為暉時徐鐵孫先生榮令斯邑往來甚契
九月感嗽疾二十日卜疾不吉榕置遣急足至瑞安來告越二
日辰時終于客寢

宗稷辰太鶴山人文集序

鶴田子少以詞藻稱於時中年放情
歌詠晚乃一意治易以明其心得其

發揮旁通奧衍奇闢已超漢魏說經之文文莫古於是矣然其
偶爲論著序記銘傳書牘亦復力追韓柳而躋及之臧篋中舊
稿零散其子百祿集成若干篇余還山時爲之訂正又三年復
請序以行世想鶴田子易指成時雖儀眞公不求其敘其前刻
詩鈔尚有友朋題贈之辭若古文體尊於詩雖視注經則有間
設至今尚存或亦不過自敘而無藉於評隲惟故鄉文字舊交

已落落如晨星誼親而道合者舍余其誰耶余所以讀其書思其人而不能不為之歎頌不置也咸豐七年春三月會稽宗稷

辰敘 陳據傳鈔本
太鶴山人文集增

秦瀛太鶴山人詩集序 青田多佳山水余所至者惟石門洞舊

鑿天巖屏中斷天紳下垂隨風曳練蕩漾空際非烟非霧瞥然而下如雷霆之震駭奔崖裂石及其既過則飛流灑雪如玉龍

之飲于澗陰陽變幻莫可端倪余喟然嘆曰此天下之奇觀也乃今於子彝之詩遇之子彝生文成之鄉昔為諸生至杭州余

賞其詩時儀徵阮公芸臺方為學使亦盛稱子彝自是子彝遂以詩名無何舉於鄉數年來余宦遊南北子彝屢困禮部之試

久不相聞今年春余在京師而子彝復以試事至報罷既得縣令子彝辭之一日者持其太鶴山館初稿丐余序則子彝十數

年之詩悉萃於是子彝性情澄澹而奇逸適與其地之山水相肖而詩之孤峭絕特一如登懸崖攀絕巘聽猿鳥之夜啼而睹

銀潢之下墜也石門古稱奧區祇以僻在括蒼游其地者蓋少然世固無不知有石門者子彝貌甚癯而精悍之色常露眉宇

其詩激壯之處劇似文成集中作雖伏處隱約嘗為鉅公所識今之人既皆知有子彝矣欲詩之無傳於世也得乎嘉慶十三

年孟冬月無錫秦瀛序 陳據洪刻本太鶴山人詩集增

宗稷辰太鶴先生墓表 太鶴先生者青田端木君也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鳴君生而神貌肖之其大

父芝巖翁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而命其名曰國瑚晚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云當仁宗皇帝時眞州阮文達公採風東南得君以誇示朝右曰吾得青田一鶴爲至幸由是名聞天下及戊午書升明年文達佐朱文正公主會試甚望得君卷乃竟下第人以此高之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爲內閣舍人文達適自滇黔持節朝京師遇於郊外與君酌酒朱文正墓道猶言疇昔闡中文正以不得鶴爲慊是年癸巳三月文達將陞辭宣宗皇帝留之入闈錄異才三數人君適在選世旣奇其遇時上知君深明易理汪文端曹文正曾交薦之其以召相吉地官內書加六品秩皆由特恩至是時論當選擢乃因卷置三甲用縣令仍請回直閣中蕭然如未第益淡世味專力注周易指成俸未滿卽求去人以此愈高之君性清介不耐繁劇曾辭縣令至再爲歸安學教諭樂將終身焉自召入直貧甚於教士時雖奏勞山陵不以爲功深悔地理元文之注欲燬其板在京絕不與大家卜地居浙邸紫籐精舍閉門著書談易以外薄酌詠歌無他嗜閣中與山左閣星持山右李漪蘭及稷辰最親自君退而先歿李與閣相繼逝世余爲作內閣三先友傳以哀之君歿後湖州學子附位於峴山蘇公祠鄉士夫請祀於郡邑鄉賢祠爲吏所尼久之始得入奏章到上嗟念其人卽俞允蓋聖明知之深而恩尤獨優於身後也雖命之蹇數之奇而三才通六行修生完其性之潔沒終不失其名之高非古所謂無求自得之君子乎受於世者薄則合乎道者多其傳無窮奚疑也君齒與名德皆先余余素尊禮之君亦與予相得甚旣沒其子百祿來見就予問學予妻以少女所以

永舊誼也君所著書周易指四十五卷詩集十三卷已行世文集四卷待刊生於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十日沒於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是年十月從君遺命葬湖州之仁王山故交門弟子為置墓田歲時酌薦不絕君元配陳安人箴葉氏林氏子四長大雅次嘉議早殤三百祿為拔貢生能世學幼百禮女子三歸士族君葬時無內碑故詳及之咸豐三年其姻稷辰始為表 陳據宗稷辰躬恥堂集增

汪昉仁王山展墓圖序

仁王山距湖州城十數里青田端木鶴田秉鐸歸安時自擇墓地於茲山之麓

先生既沒遺孤叔總扶先生之柩葬焉先生故有德於州之人士老友奚虛白上舍倡捐墓田一區以其入供歲時祭掃之資每春秋佳日虛白潔肴酒邀其里黨向與先生相契者浮舟徑詣墓所奠醑既畢則餞餘於仁王寺歲戊戌予為人司筆札客歸安因亦得預其會癸卯九月先生之故人徐明府鹿苑自上虞渡江至湖州邀周馨山學博奚上舍戴銅士陳嗜梅兩茂才展先生之墓鹿苑既為詩祭之又屬叔總補圖於冊首叔總因以圖屬予予固不敢以拙陋辭也憶予始識先生也在道光己丑之夏是年予客烏程縣廨老友奚戴兩君介予謁先生於雪上易堂九月間同游弁山之黃龍洞予中病暈不果登先生所為詩集中所謂庶慰臥遊人持為垂堂諺者是也明年予客湯雨生都督許先生被命入都來杭州與雨生言別盤桓者兩日越三年癸巳予以事至都又晤先生於下斜街之古籐精舍嗣後遂音響隔絕不久而先生之訃至矣憶四五年與先生蹤跡

往還者如此至其學問品詣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而叔總願置
予於父友之側予甚愧不敢當也圖既竣因并記此以誌叔總
謚按端木宗譜太鶴山人墓在湖州仁王山爲今吳興縣地
國瑚生前之所定也歿後卽葬於此湖州人爲置墓田歲時酌
薦至今不絕並附祀峴山蘇公祠
見湖州府志此序據端木宗譜增

右太鶴山人年譜一卷青田端木叔總百祿爲其父中書君鶴
田先生國瑚之所作也昔者子貢爲仲尼弟子長其後傳六十
世有名以善明洪武中以縣令累遷至刑部尙書舉二子孝思
孝文嘗皆出使朝鮮並以清節著稱當世朝鮮人立廟祀之曰
雙清廟有云孔門十哲魯論推言語之科溧水二難清節致遠
人之服再二百歲而至鶴田鶴田故深於易朝使申尙書在植
贈鶴田語曰祖德雙清留史冊義經一卷見天心蓋紀實也然
自鶴田上距聖人之徒已七十二世矣當清道光之朝內閣中
書多異人龔自珍定庵以才勝魏源默深以學勝宗稷辰越峴

以文勝吳嵩梁蘭雪以詩勝而鶴田獨以經術勝是時有薇垣
五名士之目今國史以鶴田與定庵同傳有以哉歲辛未余歸
稚城道出禾中一展鶴田墓於仁王山麓是譜得之鶴田曾孫
文斌余卽其家宗譜及太鶴山人文集端木家集而益以他書
所及略爲補輯勒成斯篇凡譜所稱按與補及增者皆余之所
錄也嗚呼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易始乾坤而終未濟文斌其世
寶之共和紀元二十二年九月後學瑞安陳謚記

三
理
河
水
記
本
館

書太鶴山人年譜後

端木小鶴舊次其父子彝舍人年譜一卷同社友陳木厂從其後
人得之既復旁涉廣摭補輯別寫爲此帙以視小鶴元作慮周而
藻密矣先大父太僕公每論枯郡人物必由舍人及湘巖韓先生
以上溯明之誠意伯劉文成公稱青田三異人夫誠意以勦國勳
烈兼傳世文章詩古文辭與潛溪華川青邱諸家抗衡爲一代宗
主後四五百年至清乾嘉間迺觀滑疑太鶴二集一則恢偉奇肆
追武郁離一則激壯雄深嗣音覆頤而三省循良之聲四世述作
之業婉於洪武儒者經綸之盛太僕公石門洞謁誠意祠堂詩有云儒者經綸盛一時又非
所謂百慮一致殊涂同歸也哉太僕公書湘巖贈石門僧寶殊序
行楷卷後曰此書婉媚娟好似極意效趙王孫者先君子偶觀舍
人以廷試卷臨黃庭經小楷墨蹟歎其書法適古直接晉人糸以

詩云柔豪剉楮寫黃庭晉帖唐樞見典型雲黯括蒼仙鶴去更無人賦定香亭光緒青田縣志宦蹟傳稱湘巖工書畫而儒林傳不言舍人兼擅翰墨藉此可概見耳小鶴之爲仁王山展墓圖嘗徵時賢賦詠太僕公二絕云橫目紛紛亦可哀令威城郭隱蒿萊湖州博士風流在猶有詩人上冢來白頰長眉記昔年酒壚容易隔蒼烟湯張姚葉皆黃土何處青山一惘然白頰長眉與秦小峴所謂貌癯而精悍之色常露眉宇者並想見舍人風度而益陽湯海秋鵬建甯張亨父際亮漢軍姚秋士斌桐歸安葉筠潭紹木諸先生皆同時詩流

太鶴集中有題亭甫博陵登眺圖詩

於太僕公又嘗爲清侶者也嘉

道之際吾瑞前哲之以文字交舍人者自項雁湖方雪齋外有敏齋觀察培厚石笥孝廉從炯二林氏而曹秋槎孝廉應樞爲舍人高足弟子敏齋官翰林時顏其京師寓居曰寄雲客舍人爲撰寄

雲廬記蓋在庚午辛未間石笥蹤跡尤密舍人之在沽在雪在都

每同作客今檢兩家集中頗多酬復之篇如玉甌集題鷗莊消夏

圖舍人教授歸安所居曰鷗莊太鶴洞天石歌石得於學署已見本譜石笥此歌前有小引云石如龍劑結成

溫瑩作隄縻色表裏皆花木紋或曰此蘇頌花石之祥也抑少陵豆壠中物耶又小鶴復爲此石補圖徵詩見曹秋槎梅雪堂集

題樸山先生清溪坐隱圖遺照及太鶴集題珠江買醉圖各首似

爲青瑞二邑徵文者所不可廢歟余家所藏漢趙綖仔印繆篆拓

本及晉太康甄硯舍人故物也先君子記其事謂卽爲錢唐何夢

華文學所得此本卽夢華手拓以詒舍人者有舍人手跋頃從舍

人家購得之甄出湖州與馮登府浙江甄錄載鈕氏所藏甄文略

同又端木舊藏尙有漢永建殘甄後歸周伯龍文瓏晉黃字甄後

歸黃叔鏞丈紹第咸康甄後歸林若川丈向藜永和甄後歸張蔚

文丈蔚並見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則一門遺事有關瑞安收藏家

源流者也木厂出示此帙因略舉平日所窺於先著及他書者雜
綴數語於其冊尾時余僑居永嘉之九柏園樓掩卷之餘孤亭坐
對默誦青山積穀之句益不能不悄然以思焉甲戌八月既望孫
延釗識

全

臺

游

記

溫州府圖書館藏

全

卷

第

十

溫州府 府 不 能

自序

全臺游記清光緒壬辰癸巳間遊幕臺灣刪改日記而作也當時尙有番社紀聞略并臺游雪鴻記二書番社紀聞略專記生番風俗雪鴻記則記臺南北歌樓舞館中事甲午中日役興倉皇內渡友人見者頗爲歎賞惟故人陳子介石一見雪鴻記則大爲相責謂余離家室別友朋浪游海內外十餘年不著有用之書而作此等冶遊誨淫之冊即使膾炙人口亦不過板橋雜記之流何益之有介石我畏友也余聞其言且慚且感遂卽束藏不爲人見今已數十年并番社紀聞略亦不知何去矣全臺游記一書當時相失者亦三十年直至去歲遷居此屋忽得諸舊碗廚破柵中有紅紙裏束拆而視之則亡兒錯所書此記正楷完全毋佚不禁躍然而雪鴻記番社紀聞略終歸烏有然後知筆墨存亡自有定數在也

臺灣東西長千二百里南北橫五百餘里正面對小琉球嶼背後與閩五虎門相對當時此島未闢宋朱子熹立五虎門謂五百年後海外千餘里有數百萬人烟至明鄭成功納土恰值其數此當時朱子亦以山川發源形勢決之也近所設共三府一州十一縣皆濱海邊地尙不及全臺三分之二中間平疇廣壤可墾良田數千萬畝如大坵坑三貂嶺等處亦可置縣治一二所稻粱菽麥年每三熟瓜菓菜菔大較內地數倍此皆菁華積聚未發之故也大凡地之興隆衰敗非身歷目覩之處不敢率爾而記以形勢廣闊景物森羅千山萬壑猝難深究余在臺三載凡過其地者必先觀其形勢謂某處形勢將來必興某處形勢今日雖盛將來必敗余昔時所覩形勢必興之地聞今日已爲日本人所興嗚呼我中國自有必興之地中國不能自興竟爲異域人所大興豈不痛哉豈

不惜哉余甚怪當道諸公爲國家割地求和獨不想數百年前鄭氏納土經營艱苦一旦以千里輕易讓爲他人噫豈僅失計算哉亦可謂無一毫國家之心術矣今此地已非我有則余此記亦歸毋用雖然有此記存將來數十百年後我國有心人見者亦知我中國當時原有此美地不幸獨淪爲異域或亦痛哭流涕而三思之也余年已八十追思四十年前臺灣未割之時繁華氣象宛然在目今日執筆而敘此記亦不禁老淚之滂沱也噫

三
理
河
水
記
卷
之
一

全臺遊記

池志澂

余少時讀藍鹿洲平臺紀略魏默深戡定臺灣記諸書謂臺灣土沃產阜耕一餘三可富可強可戰可守輒慕然作海外之想比長好遊周歷數邦然仍未至臺灣辛卯客滬有同州友人備營北臺邀余同渡遂自北而南而東三載之間遍跡全臺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風俗時候之奇異以及寮社險阻民番雜處古來方輿所未載人跡所不及者類皆記之是歲十月二十日由滬坐斯美輪船渡海申初開行二百里天霧泊鞍子島廿一日雨午霽散步柁樓回顧有島重疊如列屏舟人告余曰普陀山已過入大洋界矣巨輪鼓浪黑烟滾滾大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意快哉此行廿二早起東南風天氣甚和暖午初見前面雲霧中高山隱隱舟人用遠鏡窺之曰雞籠山離此僅二百餘里耳南洋風浪甚險此行

兩日夜無顛顛亦幸也申正到雞籠雞籠三面皆山北面臨海山
疊而雄水綠而淡滿山草樹碧色如春以地暖無霜雪故也小划
數十望輪爭飛人氣椎魯語言莫辨余偕友人上岸沽酒洋樓客
棧闐闐誼誼亦一熱鬧口岸也余聞臺北前僅八里盆一口有社
船來往其餘又港支河僅堪漁捕今則八里盆淤塞新添各港曰
大港曰後壠曰香山曰滬美曰鷄籠皆爲互市之區而雞籠港門
宏敞盛潮水深二三丈四時洋船可泊與福甯沙埕烽火對峙實
南洋第一扼要故帆檣尤繁多矣其環列左右十里爲雞籠嶼八
里爲桶盤嶼左十里爲獅球嶼右十里爲燭臺嶼擡箐嶼又十五
里香爐嶼又三十里烏嶼雞心嶼又三十五里花坪嶼港東多煤
礦設撫民理番同知兼理焉磊石爲岡以防海寇此地終年陰霾
罕晴霽是夜皓月濯浪星河交輝兩岸蟲聲猶作秋鳴令人起悲

思焉廿三早顧小划船上岸坐火車至臺北府城辰正上車自雞籠山行二十里有洞長里餘兩旁石壁皆奇形車過其中霾暗險濕聲隆隆然如雷殷令人毛髮聳然又二十里爲八堵又十五里爲水返脚換車焉又十里爲南港又十里爲錫口各有票房爲各路貨客上下再行十二里爲大稻埕下車焉自雞籠埕碼頭至臺北府府稻埕計程百三十里皆遶山曲折而行谿谷奇宕風景如畫時已殘冬田中麥穗秧針黃綠相間猶是內地間四五月景象則地之肥暖可知下車僱東洋車入城城內人烟尙不甚密而街道寬達男子無貴賤不穿長服喜搭紅綠辮頭有重至七八兩者女子自七八歲至十五六時亦喜盤紅辮婦人喜豔服鮮花裹足如弓環以金鍊其大如鈕行路聲琅琅也屋宇多樓牆瓦皆赤此赤嵌城所由名也廿五早偕友人散步城頭臺北向惟淡水廳一

城在新竹舊轄延袤四五百里法夷犯順沈文肅請設臺北府縣以固北路林時甫太樸出家資築之城周圍十里環以濠河濠畔密栽大樹樹綠且雄遠眺四圍皆崇山疊嶂中開平原氣象宏闊實爲全臺收局建城無逾此佳者今雖悍陋民氣初開十年之後當與粵東楚漢諸鎮同爲華洋靡麗之邦以形勢決之也廿六日游艦艦在府城南門外三里淡水最大之鎮居民數千家有參將分司營署在焉地當龜崙雞籠兩山之間沃壤平疇溪流環抱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滬美並有觀音山大屯山爲屏嶂與閩五虎門相對沈文肅疏中所謂淡蘭扼要之區全臺北門之管也哥樓舞館幾乎無家不是俗重生女有終其身不嫁以娼爲榮者此風不知何自始耶嗚呼地氣溫濕人性自淫宜開湖水以洩其菁華宜栽大樹以收其亢氣當道者何不一見及此耶申末返城廿七

出大稻埕趁小輪舟遊滬美大稻埕在府城北門外亦淡水大市鎮卽前日鷄籠來下車之地也兩街數百家皆茶莊臺北出產以茶樟靛油煤爲大宗每歲出茶可二千萬觔而烏龍爲最佳美國人喜之自大稻埕至滬美水程四十里卽由洋大橋上小輪舟大橋橫亘江中長二百四十丈以東路火車過江而設橋畔夾板小輪帆筒如林由內江往滬美鷄籠者由此上下此間山水奇曲大類我浙武陵蘭谿兩處若沿江數里多設洋樓密栽柳木氣象更番雄也他年臺北大興其必先在此乎午正到滬美滬美民居數千家皆依山曲折分爲上中下三層街中下市肆稠密行道者趾錯肩摩而上則樹木陰翳樓閣參差頗有村居縹緲之意由街西出二三里卽港俗所謂淡水港是也兩岸南北皆山中開大港寬六七里水深三丈兩邊暗沙圍抱輪泊須俟潮出入此雞籠以南

咽喉也港口舊有荷蘭礮臺今外口北岸復新築西洋礮臺甚雄壯近又設水雷局海關焉廿九日回府城十二月初二日訪友百於新竹新竹卽淡水廳舊署昔所謂竹塹埔是也離臺北府城人五十里遂復乘東路火車而去十里至新莊大村市居民二千家昔有縣丞今移駐艦艦焉十里坡角十五里龜崙嶺有街汎兩邊皆山火車上下遠望逶迤如蛇行十五里挑仔園亦大村市有城堡山水清奇田土膏美滿山十里皆紅豆曉風夕陽嬾嬾可愛桃碩甫臺北道里記所謂江南道上行卽此處也十里坎子脚十里中樞有汎市換車焉十里頭重谿二十里大湖口一名糞箕湖十里鳳山崎山甚平坦兩山相隔數十丈下臨大溪有大橋橫跨兩嶺車過其上俯視村落夕陽滿山大有鷄鳴樹間犬吠雲中之概再行十五里爲新竹下車焉新竹昔時圍竹爲城以避野番故名

竹塹今則設官置治畫井分疆氣運大開非人力所能遏抑也自頭重谿土耳其溝以南至大甲谿以北爲縣轄卽聽城爲縣城風俗物候與淡水同而民秀過之內負崇山外臨大海濱谿設大甲巡檢其餘谿港十餘總以吞霄中港源流爲長惟水淺難泊巨舟故仍必以滬美雞籠通互易焉境內土地肥饒人民沃衍藍鼎元東征集所謂臺北民生之利無加竹塹而二百年後竟著其盛焉在新竹二日欲有事彰化友人曰彰化在大甲谿南五十里欲遊彰化先過大甲谿溪廣數里發源內山下多怪石夏秋雷雨驟漲駭流激湍行人稱天險焉此時水平或可涉筏出新竹西門五里曰牛埔莊三里香山塘四里下寮三里鹽水港五里老衢崎五里中港街有汎十里山仔頂五里後壠街有營駐千總稽查海口宿焉五里烏眉港五里白沙墩十里吞霄街八里宛裏街二里房裏街

有城堡四門約三里房裏卽貓裏也其山有貓裏牛鬪山產礦油甚大昔從巖壁流出又有玉山亦在房裏溪山中晴霽乃見峻巖峭壁疊白如銀可望不可卽相傳前明鄭成功自率步卒往至山麓遙隔一溪毒甚涉者多死遂止再行十里大甲街再五里卽大甲溪余來時適逢陰雨守溪二日竟不得渡溪闊多籐溪人織草爲蓆名曰大甲蓆復留溪一日遂返新竹又二日仍坐火車至桃仔園下車一宿游大坵坎大坵坎在桃仔園北十五里本野番出沒之區闊約三百里此地開闢可墾良田數十萬畝足置一縣治直通後山漫山遍野皆樟大者合抱氣甚芬烈熬其質可爲腦有腦寮腦局在歲出腦數百萬近設腦務總辦理之出鹿亦甚多出大坵坎仍由桃仔園坐火車至臺北府城次日復坐東路火車訪友人於金沙局局在雞籠內山距雞籠北十里曰七堵八

堵凡十里至暖暖瑞芳二十里內皆金山山氣磅礴葱厚左右巖
溪溪水映日流砂閃耀每日淘沙者約數千人溪中時有山人小
舟伐木作薪載往艤艦者滿山奇花異草綠陰繽紛男女紅瓣綠
衫謔唱自樂真仙境也又聞八堵山爲產煤奧區近有華匠濬煤
井倣西法以行之又有硫磺產於金包里冷水屈大礦山北投等
處距雞籠近或二三十里遠或四五十里皆爲利源所在臺灣精
華多聚於北路淡蘭一隅膏壤尤溢是在官斯土者開其源耳過
此十里爲三貂嶺入宜蘭縣界矣三貂嶺爲臺北第一高山自麓
致嶺凡十里當時嶺路初開草樹蒙翳仰不見天日今則設關置
戍南逮蘇澳荒榛灌莽幾成坦途余在金沙局二日出山由火車
回臺北府遂入撫幕在撫幕四閱月有古滬友人張君經甫爲臺
北商務局總理邀余辦鐵路票房事在商務局一年明年正月張

公轉薦余於臺東統營刺史胡公傳幕府張公曰後山多生番巢
穴地僻人稀風樟較前山爲厲君願行否乎余曰當時之前山亦
今日之後山有官司兵營以守之何險之有適有本局斯美輪船
送澎湖鎮安平府回署遂乘其便廿二日由雞籠上船自雞籠至
澎湖約二百里皆弱水波濤險惡是日幸無風廿三日黎明過澎
湖溝水勢深凹輪泊過此必俟天明東西闊百里南北長數百里
文獻通考所謂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溚想卽此也余從
舟中遠望大小列島星羅棋布煙波浩渺之中自成天然位置已
正到媽宮澳澳深數丈左右各島環列中開一水可出入巨艘登
高一望外有西嶼爲之屏障內有新城龜山蛇山相犄角近於新
城復築礮臺更得控扼當關之勢夏秋臺洋風湧險惡輪舶多於
此寄碇亦好口岸也列島舊稱三十六而實則有名目可紀者五

十有四最大爲大山島外則澎湖本島澎湖島卽媽宮島有媽宮街媽宮城在焉周島七十里居民二萬大半皆樟泉人束茅爲屋以捕魚蓄豚飼鷄爲生物產不甚豐饒米麥棉粟皆接濟臺廈亦海外脊土也而地氣溫暖四時皆夏海風悠揚亦不甚苦熱海畔多石花鐵珊瑚海風簾山間皆巨石怒突偃蹇奇塊不可狀然質不甚堅不可施椎鑿也康熙末朱一貴之亂全臺淪沒惟澎湖獨存國家以澎湖克而鄭氏降澎湖存而全臺復謂臺灣形勢全在澎湖故移總兵駐其地而實則澎湖雖非全臺控制而臺廈之衝有此巨鎮果能設屯重兵彼縱橫海上者又安敢越澎湖飛渡而絕無顧忌耶在澎湖一夜次早仍由原輪赴安平澎湖至安平一百五十里卽前臺灣縣也昔曰安平鎮今改爲安平縣同治十三年海氛不靖於安平之三鯤身造西洋礮臺郡港無內澳鹿耳門

昔可容巨舟出入今已淤淺改泊四草湖安平巨浪滔天夏初南風時尤劇俗名曰湧排擊掀翻響聞百里天明卽作時艘舶急駛澎湖或旂後以避之雖秦西人之善駕駛語及安平口無不目震心駭此可稱天險也輪船泊處離岸二十里皆以竹排轉渡排中設木桶二放行李坐人往往遇湧有壞事者此來日麗風和雖有浪湧亦不見其可畏午正上岸臺南城大數倍臺北其街市之繁華民居之稠密說物之便宜亦數倍之而地氣太暖風沙滿目水土似不及臺北爲佳男婦老幼喜嚼檳榔客來不奉茶惟送檳榔閩里詬誶送檳榔數口卽止案檳榔卽廣東雞心粵人俟成熟取子而食臺人於未熟食其皮合蠣房灰浮留籐同嚼可避瘴氣然三物合和唾如膿血亦惡習也次早過南門外路值土人迎大王神金鼓震地香煙屬天問之則曰大王池姓閩赤岸人也此間

最著靈異余遂入廟展拜慨想遺風嗟呼凡生有功德於民沒則祭以報功義固然也我王事實雖不可攷二百年來里社不沒其馨香其必當時有實德感人者深矣余與王同一本遂欵歎久之次早謁臺南道顧公遂留署臺南地土鬆浮民氣忙悒似不若臺北之平疇廣壤然帆檣鱗集百物所聚亦海外大都會也臺北多山臺南多水臺北多雨臺南多風臺北之土堅而紅故民風亦強而悍臺南之土皆沙故民風亦流於弱然草樹鮮花瓜菜茄苳經年不絕臺南北皆然也在道署二日欲訪友人孫君巡檢於大武壠地在嘉義安平分界之區藍鼎元集所謂通羅漢門阿候林爲南中二路之咽喉者卽此向作盜藪故設巡檢以駐之次早出安平城迤東北行二十里時已薄午遙見馬牛四來百貨交集謹呼喧雜道路爲塞余不得已導輿夫叱路而出蓋村民無巨市貿

易往往十里二十里有地定期設市而遠近售商者率以期畢集
昔人名曰市集然不僅臺灣然也入署見孫君談綦久留三日仍
回臺南道署查安平到臺東尙有九站山路過鳳山卽係番社峭
嶺浚谿險阻異常非多隊不可行適胡公有餉船來在此遂遣從
人打發行李上船余自起轎陸行十二早出安平城南行二十里
曰大湖市鎮甚鬧再二十里曰阿公店大市鎮民居更稠密有分
司營汎在惟風沙太厲行路者目不能開遂止焉十三早由阿公
店二十里曰楠梓街亦大市鎮數里皆楠木故名入鳳山縣界是
日適市人迎會蠻女頰衣紅瓣滿插香花絡繹不絕亦趣觀也過
此二十里皆沙漠不耕之地兩塘蘆荻黑暗如林當時最爲盜劫
出沒之區去歲鳳山令李公嚴殺數十人此風稍戢再行六七里
爲鳳山縣城止焉由臺北至臺南過大甲溪卽無山至鳳山始有

山然亦不高鳳山城小而形勢甚闊東南皆沿海向稱毒瘴惡地
官其邑者皆不敢至今則民番雜處商賈雲集亦臺南之屏衛也
十四日出鳳山城東行十五里曰林仔邊地甚秀腴清溪環抱綠
竹茂美有三吳風所見婦女皆水眼小足瘦韻嫣然過此皆溪隔
一里則涉一溪深者渡以竹筏最後一大溪焦石峻增水浪洶湧
猝遇暴雨多嗟滅頂過溪爲東港宿焉此日僅行三十五里不啻
六七十里焉皆以溪阻也東港居民數千皆草戶大半捕魚爲生
鳳山沿海諸港半多壅塞惟東港水深二丈商船便於出入故繁
盛焉此地出蔗糖多敗售我溫以港口與溫海對峙也十五日雨
輻夫不肯行遂止東港是日適行李船到了哨官來見午霽步行
海岸見檣杙數隻皆冉冉欲我浙行令人起鄉思焉十六日由東
港行約五里遙望對峙海中有一島哨官曰此小琉球嶼也離此

約六十里島中居民四百戶男女二三千人地不產五穀以捕魚
雜種爲生恐宵小易於藏匿近以屯兵守之案康熙時張給諫出
使琉球記謂由五虎門放洋過梅花所七日矣今舵工上斗遙見
東北一山形圓卑如覆盂四面無匹心甚疑之越日因北風引舟
南行詢之士人則曰小琉球也北去日本東出弱水洋當飄蓬萊
扶桑不知何日西還若是則小琉球當此嶼矣再行十五里曰蕭
家莊此地僅十數家皆蕭姓然皆殷戶出米甚多再行二十里爲
石頭大營卽東州界止焉營官譚鎮軍以余統營幕府卽以官銜
手版聲砲飭隊而迎欲於次日上三條崙譚營官曰去此數里皆
番山險社地僻人稀非多隊不能行必須敝營先飭知各分棚以
便派差伺候遂勉留一日十八早譚營官卽派哨官一人洋槍隊
二十人刀叉大旗對號各二人護余上嶺十五里至歸化門營換

隊焉又十五里至六義社營又換隊焉又八里至大樹前營止焉
營官歐君曰自三條崙至此雖峻嶺馬轎皆可行過此四十里凶
巖峭壁草木蒙茸非番轎不能涉故敝營半番兵焉十九日歐營
官卽備轎一乘番兵三十人皆執槍矢以行歐君復曰此去二
三里煙瘴甚厲歲不見天日六月非重棉不暖公須含栴榔數口
以避氛焉番人每行數十步輒長嘯一聲作老鵬鳴其聲甚裂羣
山皆應復前行數武見高峯數重果皆壁立番人屢以指語不能
轎遂下轎攀援而上屢涉屢仆不得已復命兩番兵挾掖而行烟
霧淋漓十步之外不見人鹿啼猿吼遠近俱聞如是者十八里到
大樹林營焉大樹林十里兩旁皆合抱大樹樹黑如山人皆樹中
行凶番往往匿此以槍矢殺人月必數發番兵過此砲聲不絕屢
以番語告人曰隔隔莫又曰麥溜溜隔隔莫謂小心也麥溜溜謂

快走也再行十五里爲出水坡營遂下嶺焉下嶺較上嶺愈險且
浚余旣不能步祇得面山背坐閉目任扛八里爲溪底營谿底亦
爲番社最險之區谿闊數里冬春水涸可涉秋夏颶風暴雨往往
漂人入海兩山石壁皆作奇形獼猿數百見人不避忽聞砲聲羣
焉升木林樹遂震震有聲有一哨兵告余曰數日前有凶番於此
殺二人焉時日未暮陰風怒號巖壁半黑鴉鳥無聲余心悚焉今
晚遂回舍谿底營十九日出谿底營四里皆海岸行北風捲面塵
揚接天怒濤拍岸倒捲如山回視昨日所過諸峯或霧或日皆矗
立萬疊不知昨日何以能過之天地之色至今日又爲一變矣十
五里到巴郎衛二十里到大竹篙飯焉又二十里到軒仔崙又八
里到大麻里亦大營宿焉二十日自大麻營復遵海而行數里遙
見野 數人皆卉服佩刀騎牛高嘯而來余心復驚哨官曰此皆

已撫之良番毋慮焉前途山麓東西茅穴纍纍皆其寮社也余自十八日上三條崙披凶茸歷瘴毒旁行四百里上崖懸升下壑笮墜窶不見人至今日茅荒沙渚始遇島夷則此行險苦可知矣二十里到知本營有番兵四人適殺鹿刺血而飲李哨官留余午飯遂煨鹿脯以待飯後約行五里遙見海中兩嶼對峙哨官告余曰彼火燒嶼也縱橫二十里天清斯見見者次日必大風離此約六十里居民五百餘家商船避風間有至其地者其一則紅頭嶼也此嶼皆番族穴居不知耕稼以捕魚牧羊爲生形狀無異野番而性較馴牧羊於山剪耳爲誌無爭奪詐虞之習民人貿易至其地者攜火槍至則知其能傷人也輒望然避之語音頗類太西洋然實莫測其所由統島周圍約五六十里島有高至六七十丈者而男女大小不及千人光緒三年恆春縣周有基嘗率船政學生至

其地又行十里則埤南大營焉埤南面山背海土瘠砂飛一州僅寥寥茅屋十數家其餘鱗比皆番社也登高一望茅芋盈丈大海無涯欲城無可築之原欲池無可鑿之水欲田無可耕之土而并無可遷之民當時原屬生番荒島人跡罕到之區同治三年因琉球漂風難民爲此間凶番所殺日本欲爲復讎而實則覬覦東洲朝廷始派大臣沈文肅討之沈公以海途風肌靡常輪舟不能停泊始議由鳳山恆春鑿山而進其途凡三出而總以三條崙爲通衢然亦左山右谿鳥道一綫側足乃通余甚怪當時官吏拔山通道斬棘披荆糜國家金錢數百萬僅開此三百里無益之巖疆亦可爲失計較矣入營見胡公胡公勤核猛樸吏治才也而帶兵用人非其所長所統五營南至花連港西至三條崙縱橫五百里分紮三十處共二千而實不及千人嗚呼海疆營制壞不可言而臺

灣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內地脫逃而出非昏眊卽流活無營不缺額無兵不烟癮問胡公之營猶較全臺爲可觀竊歎臺灣孤懸海外鄭氏納土逾二百年向第有臺灣諸羅鳳山三縣彰化淡水皆係後闢自嘉慶中噶瑪蘭設官且闢及後山矣今則自蘇澳岐萊秀狐鸞埤南以逮琅璠恆春拔木通道彈盡人力幾及千餘里容髮僿耳雕蹄鑿齒之民皆得沐浴聖化此亦天時人事所不容已者也然而築礮臺制水雷調駐楚粵營勇費已不資而禍患仍出於籌防之外蓋亦治之者不得其本耳余嘗謂臺灣惟東州地瘠無可爲中南民氣忙碌猶如日之過午未歸食者而臺北山川磅礴隆隆然如初日之升苟得其治未有不日興者也而其大要在鍊兵興學理財開墾墾田嗚呼臺灣雖海外一島然亦東南七省藩籬昔人固多言之矣故謂南洋之防莫先於防臺臺灣不失則

東南半壁屹若長城臺灣若失則沿海諸省豈遂保百年無事乎
余此行首尾越三年計五百六十日三府歷其二州一十二縣過
其九越重谿十二涉高山九重霧涉奔沙者十數日計行千二百
里亦平生未歷之崎嶇然亦壯遊也遂記之

共和甲戌之冬雲從內兄木厂先生始創甌風雜誌歲一周矣
於是又輯惜硯樓叢刊首爲方雪齋教授敬業堂詩校記一卷
雲故得教授所藏硯因以自名其樓而此錄又先教授之作也
方氏所著書已見於世者有集韻攷證永嘉叢書本韓集箋正
方校本字鑑陳氏湫謬齋刊本干氏易注疏證敬鄉樓叢書本
寶研齋吟草道光活字本其未刊者有唐摭言呂氏讀詩記困
學紀聞諸書校本王右丞詩箋注守孔約齋雜記若干種雲欲
爲之別謀刊刻次孫籀膏徵君顧亭林詩校記一卷此作曾載
神州國光社古學彙刊中雲未之見是冊得之徵君哲嗣孟晉
先生悉依手稿重校與前雜誌所錄迥異洵佳本也次黃漱蘭
通政詩葺一卷爲同社宋墨庵先生之所輯者通政有江南徵
書文牘刊之敬鄉樓叢書錢虜爰書一卷未梓蓋記咸豐十一

年金錢會匪之變當時咸稱實錄固可傳也次木厂先生補錄
楊氏嘉所輯黃鮮庵提學遺文一卷次宋平子徵君所作孫籀
膏陳介石二公詩序爲向六齋無均文集所未箸錄者雲爲別
寫曰莫非師也齋文錄一卷次平陽劉厚莊先生增補其鄉先
輩葉箕林明經所著方國珍寇温始末一卷爲有關於吾甌一
時兵事而其考據之精得以補訂舊史之闕文爲足貴也次青
田端木叔總拔萃所撰其父中書君太鶴山人年譜一卷亦木
厂先生之所補輯也次取池臥廬先生所作全台游記一卷殿
焉綜此刻都凡八卷是雲刊書之始而校讎純駁則非所敢論
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瑞安林慶雲校記



刊叢樓硯惜氏林安瑞

版 所 不 轉
權 有 許 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版

全貳册實售大洋叁元貳角外郵費加一

校勘者

林慶雲

發行者

歐風社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印刷者

溫處仿古印書局
瑞安楊衙街五號

分售者

各省大書局